

幾輔叢書



自序

嘗讀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又讀朱子語錄曰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細味兩賢之言無非於心術微密之地徹底打透舉斯加彼推己及人此明德新民致知格物所以爲大學漆雕開於斯尙有毫髮之疑卽不敢輕仕而況其他乎余未嘗學問卽入通籍操刀使割慄慄危懼念以政學猶愈不學

又恨學不知要未免玩物喪志昔在水部集有時務數卷
又益以呂叔簡余健吾兩先生治譜政錄退食之暇不時
捧閱就正先賢以求寡過但根本旣闕徒滋枝蔓正朱子
所謂今世人士開口便說利害把筆便述時政終濟得甚
事者二十年來碌碌風塵日月蹉跎身世無補可不愧哉
可不懼哉書之篇端以誌吾過棘津鄭端書

政學錄卷一

畿輔叢書

棗強鄭端輯

內閣

今之內閣卽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恆係於斯我

世祖章皇帝時內院諸臣俱在內直辦事凡部院衙門啟奏本章卽日看詳票擬面賜裁決政本之地嚴密神速其意深矣而官職體統則因明制爲損益 按明初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得預機務點檢題奏擬議批答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誥三日制四日勅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書

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
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皆審署
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
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
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諡竝擬上焉凡
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
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
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
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詔旨誥

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六部

督臣盧興祖疏曰法令煩多則內外衙門在大官則惟例是遵每多駁查之煩在有司惟功令是畏有不遑救過之慮豈能計及民生之休戚而施撫字之仁且因叢迫之際以致左右作奸則民生愈受其困夫滋弊緣於多法則救弊惟在減法有不辨而自明者矣今將六部見行事例令

其逐件講求如書云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止將貪暴奸私明知故犯者按例處治其餘因功獲過之事概免瑣議減之又減至於必不可減而始存其大且要者是則法令簡明大官易於綜核有司得以展舒始能共識撫字之術以施膏澤於民 台臣田六善疏曰近日吏部用人行政或有偶出意見或有實係過誤得幸奉旨率皆循之爲例例旣無所不有弊故無所不爲可重可輕可上可下

皇上不得而詰之吏部曰有例在也科道不得而糾之吏部曰有例在也抑知其意欲如此則有此例意欲如彼則

有彼例哉且頭緒紛紜冊檔充棟司官有時而忽堂官何由而知日見處分究竟弊不可除請將從前諸例何件係請

旨定者何件經部院科道條陳準行者彙集一冊其餘吏部日行之事不得槩引爲例堂官一覽可悉則弊端不禁自清

吏部

選法 銓選舊例大選官員單月十五日投供點卯雙月二十三日卽於點卯各官內論次序在先照缺分封缺簽二十五日除選急選官員雙月十五日投供點卯單月二

十三日於點卯各官內論咨文到部爲先後對缺封缺簽二十五日補授俱親自領憑赴任順治十八年七月科臣張松齡條陳以點卯候選旅寄京師資斧告竭安保其不揭債冀後日取償於地方且聚各省之官眈眈候選必生冀倖之心尤爲不便遂改爲在籍候選康熙二年五月科臣于可託又條陳寄憑之法其弊百端諸如死者授生者之銜進士除舉人之官以及革出復選冒名頂充種種舛謬或人居數千里而選缺又居數千里發憑必到原籍然後領憑再赴任所往返萬有餘里非經年跋涉不能到任而地方已經年闕官再或丁憂事故則闕官當不止經年

卽云候選各官若有事故令該督撫隨時報部以憑扣選保無報文甫去而選憑卽來者乎迨繳憑更選又遲延數月矣奉有官員在籍候選每有事故遲久貽誤著照于可託所奏行之

旨各省應選官員齊集赴部仍照前投供點卯四年正月以直省候補及考定職銜官員俱令至京守候無期酌量一年出缺之多少應截留者留京其餘官員俱令回籍如出缺多所留之人不足卽預行奏明將應選年分在前者行文取來候選如有丁憂事故患病亡故者令其預先卽取甘結報部六年五月吏部疏稱凡官員缺出無有定數

俱約略咨取候選如缺出少者亦有不能就選以致年久守候或出缺多者見在之人不足咨取之人又不及到以致懸缺投供候選倘年分在前之人續到又照年分取選其先到者反落於後除在京大小官員俱係以京官選補仍令其赴京照例選補外嗣後凡初授並候補各項官員俱令各留原籍其初授之官照依年分在前者挨選其候補官員照文到先後挨次補授發憑原籍該撫遵限勒催赴任候補各官文到先後補授之時仍隔五十五日選補至初授候補各官如有丁憂患病等事該地方官隨申報該撫該撫將本官遲悞情由報部以憑註冊扣選如有遲

延不報者以疎略之罪處分奉

旨依議隨復寄憑候選八年四月台臣戈英又疏稱選官亟宜察驗寄憑必不可行奉

旨仍令人文赴部候選吏部約略出缺多寡截取數目通判共一百五十四缺應截取三十名知縣共一千一百五十缺應截取五百四十名布政司經歷共十四缺應截取六名布政司理問共十三缺應截取六名鹽運司通判共九缺應截取五名州同共六十二缺應截取二十名州判共七十六缺應截取二十二名都司經歷等缺共九十二缺應截取二十三名縣丞共三百三十九缺應截取一百

五十名府經歷共一百六十缺應截取三十名正九品主簿等缺共八十五缺應截取二十三名從九品吏目等缺共一千二百五十二缺應截取三百名未入流典史等缺共一千九百三十缺應截取六百名則又改爲按年截留人文赴部候選此新舊選法之大略也

考課 考課之法原係六年京察三年大計五年軍政康熙元年七月因京察大計多有營求徇庇被處之官縱有屈抑不準申辨無罪被誣者甚多奉

上諭停止內外大小官員除議處罰俸實歷俸三年已滿者考滿分別去留以昭勸懲應列五等看語辦事一等稱

職者加一級辦事二等稱職者紀錄一次辦事平常者仍留原任辦事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衙門之職遇缺陞轉照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二年四月會覆科臣薛奮生條議以部院各官未及三年陞轉者多不與考滿又增定一年考核三年四月部覆台臣張冲翼疏限定一二等員數不許額外冒濫奉

旨以一二等者甚多遂令部院督撫保奏事發一並治罪十一月又奉

上諭於四年內考起到任不及三月者不考以後三年一次彙考一年考核停止在內部院官員仍照前例每人一

本一齊具題在外一省文武官員一等者一疏二等者一疏平常者一疏辦事不及者一疏不稱職者一疏每省各彙齊具題其辦過事件功過亦造冊與題疏一同移送部院仍照例覆考具題四年正月台臣季振宜條陳以部院大臣上疏自陳不過鋪張履歷表裏羊酒旋已盈門是以一篇之虛文而博

朝廷之實惠至於司屬各官全憑堂上官斟酌等第堂官屬官朝夕同事時時接見一旦盡破情面皆出至公難乎易乎况一等二等即可躡等陞轉人心既不淳朴仕進復慮艱難欲其息奔競安義命豈可得耶今年正月二十日

始迄四月終止此六七十日皆自陳考滿之日也一人一本當以數千計臣思

朝廷一日萬幾六部覆奏殷煩倘亟亟皇皇日事考滿推敲等第斷難草率滿漢章奏何等紛紜勢必諸務停閣臣恐叢脞之虞反從此生而有用之精神徒耗於紙筆矣又加縣官考滿一由廳二由府三由分守巡道四由按察五由布政六由督撫是一縣官考滿所歷要緊衙門凡有六處此六處者欲盡皆潔已奉公不受賄賂不聽情面一憑公道清議品隲優劣能乎不能乎旣不能潔已奉公層層剝削極於縣官而止縣官豈皆溫飽素封之家縱溫飽素

封又何肯捐己家貲奉媚上官勢必橫加征派侵欺錢糧從知縣之考滿遞而數之凡府廳守巡道布按之考滿求其出於公道清議也難矣揆厥由來總因考一等二等者卽得越俸陞轉故其奔競鑽刺如夜蛾之投火若惴惴無華稍以百姓爲心稍以廉恥爲事則曲注下考仰屋長嗟又緣旂官兵如單丁一人每月所恃者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卽一家數口每月所恃者亦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全藉領兵官愛養調護按數給發以救其嗷嗷待哺之急今副將參遊以及守備等官類皆考滿使總督提督一塵不染夤緣打點無從而入上下優劣等第盡憑公道斯亦

可矣若總督提督苟懷不肖借端需索副將以下各官復圖一等二等以規功名捷徑武職無錢糧之可侵欺百姓之可魚肉勢必扣剋此窮兵三斗之米一二兩之餉倘起意外之盜賊有需征剿而精神膂力消於飢寒盛甲刀槍罄於典鬻貽悞封疆正不能無杞人之憂矣伏乞立停考滿之法申飭羣工循名責實安心辦事厯俸深者自有應得之陞轉厯俸淺者可息躁進之妄想省事清心莫大於此矣隨經會議停止考滿復行京察奉

旨自康熙四年算起從今以後六年將內外官員俱行考察五年正月以考期太遠恐爲積弛之患將考察年分改

於康熙元年起仍爲六年於康熙七年考察六年二月又奉

上諭京察大計及軍政俱應於今歲舉行議照舊例滿漢官員有公差丁憂養病侍親給假裁缺候補降調未補者俱應見任衙門註考其陞遷降調已補官員在內離任半年者於新任衙門考察離任不及半年者原任衙門考察在外離任一年已上者不必原任註考應於新任註考不及一年者仍應舊任註考俱照八法處分年老有疾者致仕貪酷者革職提問罷輒無爲及素行不謹者俱革職浮躁淺露才力不及者降級調外用外官卓異優遷賞服各

衙門註考如有徇情庇護者部院科道據實題叅處分之
官有妄行造言奏告者重處武官龍鍾衰邁者照老疾例
勒令休致輕穉率妄者照浮躁不及例降調庸懦無能者
照罷輟例革職賊私狼籍者照貪例革職追擬酷而有款
者革職提問恣睢虐下者照酷例罷職不敘至敗倫傷化
行止有虧者照不謹例革職自此考核年分算起六年一
次考察京官三年一次大計外官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則
又變考滿之法而各復舊例矣

戶部

錢糧總歸戶部 康熙二年四月戶部會覆科臣吳國龍

條議將一應錢糧俱歸戶部總理責令各撫將府州縣衛所丁地各若干應徵本折錢糧各若干及不在丁地之內雜項租稅各若干分別起存將賦役全書訂後續增添丁地錢糧數目一并算成總數每省各造一本簡明賦役之書明白刊送戶部較對前訂賦役全書以作查核之據諸凡內外催提徵解錢糧俱稱爲丁地錢糧名色至於易知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頒發民間其餘別項名色一槩停止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贍全解戶部各部寺應用錢糧年前將銀兩物料等數目算明具題戶部照錢糧解到陸續給發仍令該部寺年終將收放細數

查核明確題報

錢糧出入數目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稱國家錢糧必量入爲出始無匱乏之虞今將康熙四年出入數目通盤核算一本年入數直隸各省地方丁地雜項共銀二十九萬六千一百餘兩正雜鹽課等項共銀三百二萬六千餘兩各關稅銀六十二萬七千九百餘兩當稅錢息銀五萬三千九百餘兩如裁官經費師生空缺雜稅贓罰并各年各項未完又奏銷存賸等項原無定額俱俟年終報到查算今將已報到各項數目計算共銀一百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以上通共銀二千五百二十二萬七千三百

餘兩內除撥過各省各年兵餉并採買織造等項不敷銀共三百一萬四千八百餘兩尙該銀二千二百二十一萬二千五百餘兩此見在入數之大略也以本年出數計之一各省鎮十分兵餉據該督撫報到確數共該銀二千二百五十萬九千七百餘兩一諸王以下滿洲官員命婦俸餉約計該銀九十八萬二千餘兩一漢文武官員俸薪約計銀四萬餘兩一披甲兵餉并京營兵餉共該銀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二百餘兩一八旗射箭及差往公幹路費月費等約共五十萬一千八百餘兩一京通辦買豆草約計共二十餘萬兩一江南浙江織造採買紙布等物約計該

銀四十萬餘兩此本年出數之大略也錢糧所入不敷所出奉

旨會議戶部再四思維並無另有充足之策但在外官兵似屬甚多應照各省衝僻酌量裁減又將在省駐防官員及滿洲漢軍官員等家口馬匹酌量裁減而冗兵冗費一時裁汰殆盡從此量入爲出永無匱乏之虞矣 按明季正德年間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極盛之時業已如此迨相沿既久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

本朝有鑒於此蚤議撙節其思深哉

定限催征 催征之法明季萬厯以前俱係本年十月開徵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則停催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俾一年所積足完納國課不必稱貸於人不至變產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至明末兵興糧餉漸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爲常我

朝定鼎以來兵革未息餉不可廢故因循未改 康熙六年五月順天府尹李天裕條陳疏稱征收錢糧正項之外復有雜項雜項之外復多勒索如兵馬經臨除糧草供給外有槽鑪人夫之派官寮過往除下程小飯外隨有公館安置之派起解錢糧除額設水腳外復有幫貼盤費之派差提兵餉除按數徵解外又有來差飲食之派諸如此者無年不徵無月不派歲無甯日百姓困苦職此之由臣查賦役全書有夏稅秋糧項款正項雜費皆在其中臣請夏稅定於五六兩月秋糧定於九十兩月俱各照全書款項納完其餘月分不許徵收限內如有不完卽將里書里長

柳責示懲限外徵收卽許小民訟告題叅治罪庶開征有不易之月分而民知有一定之輸將雖有墨吏亦無以肆其奸矣部覆奉

旨這徵收錢糧著照李天裕所奏夏稅定於五六月秋糧定於九十月 科臣姚文然隨又條陳以催徵兵餉舊例四月內完三分之二八月內全完舊限完項在八月新限開徵在九月相去時日不甚相遠或可隨收隨解不悞軍需若明年兵餉開支在於正月而民糧開徵在於五六月相去將及半年安能隨收隨解不悞軍需乎臣查每歲兵餉約計二千餘萬以一季算之應得五百萬除今年各處

裁兵節餉定額未到難以預算約略計之明春一季餉銀恐尙需四百萬也又查各省錢糧除地丁外其餘最多者爲鹽課次則關稅又次則蘆課錢息當稅等項有定額之銀每歲約共三百九十萬餘兩然或按季徵收或逐月收取合之雜稅贓罰原無定額等項約略來春一季所入不過百萬餘兩合計來春一季所入較一季所出約需預措三百餘萬兩若待臨時督撫題請則軍需孔亟勢不能爲無米之炊恐將

恩綸定限不得已又議變更豈不虛我皇上愛民緩徵之良法美意乎請

勅部速行酌議但使來春兵餉措處有法則五六月內所徵春季之銀便足以撥夏季之餉此後各季兵餉俱係先徵後撥源源不匱可以行之永久而軍民咸賴矣 戶部議覆查得康熙七年正月至五月約該餉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康熙六年各省減省錢糧有陸續報到者亦有節減與例不合又經駁回者雖有查出各項存賸錢糧俱係零星之款止可補不敷之數萬不能得撥明年自正月至五月七百五十餘萬兩之餉至於夏稅秋糧二項查賦役全書內如江南之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廣德州鎮江等府州湖廣廣東江西山西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俱不

分晰夏稅秋糧如江南之廬州鳳陽淮安揚州江甯蘇州
松江常州等府直隸浙江山東河南福建陝西雖分晰夏
稅秋糧其夏稅僅有十分之二三秋糧則有十分之七八
計算五六月所徵夏稅爲數甚少萬不能供上半年兵餉
之用此外雖有鹽課關稅等項亦須按季徵收贓罰雜稅
原無定額而兵餉係計口授食之需安能久待該臣酌議
得若仍前將錢糧定爲三分四月完二分八月內全完爲
限太迫小民未免受催科之苦今照錢糧考成則例俱以
五分爲率徵收錢糧亦以五分爲率不必分別夏稅秋糧
每年於四月內徵收二分五釐九月內徵收二分五釐全

完令有司將徵過錢糧如期起解以濟兵食如是則民之催糧可寬而兵餉亦不致有悞矣奉

旨前因未收穫以前徵糧苦民故令俟其收穫將錢糧定爲春秋二季徵收今爾部定分數徵收不合著仍遵前

旨行這撥春季兵餉著於裁扣節省錢糧及見在錢糧酌

撥後戶部于恭請酌復舊章等事案內議覆夏稅五六

月始行徵完撥解雲南等省兵餉必需數月方到致悞半年兵餉秋糧九十月內徵完起解亦需數月年終方到且正月至六月難得此撥給錢糧兵餉關係重大徵糧之處應照

世祖皇帝時定例行等因奉有

俞旨仍照舊催徵 九年閏二月科臣吳國龍條陳疏稱
緩徵之所以難行者只在首年春季兵餉無從出耳臣查
戶部疏內康熙九年兵餉歲需錢糧一千六百餘萬春季
約需銀四百萬餘兩今酌撥九年兵餉疏內見撥八年以
前存贍銀三百二十餘萬兩則是九年春季全餉所少者
不過八十餘萬兩耳而八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
尙存贍六七百萬九年錢糧除撥過九年兵餉外約尙存
贍八九百萬而淮浙鹽課等項尙在外則及是時而行緩
徵之仁政以大暢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盛心豈非萬世一時哉或以爲協餉與本省兵餉不同若遲至四月開徵恐於起解遠省夏季協餉反致有悞臣又查雲南貴州等處七省協餉共計三百七十六萬餘兩每季約協餉九十餘萬如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俱於九年分存贍銀兩撥給外仍將九年分存贍銀兩再撥九十萬兩與十年夏季協餉是合十年分春季兵協二餉及夏季協餉共撥九年分存贍銀不滿五百萬兩較之康熙九年分撥餉疏內所撥上年存贍之數止多一百八十萬兩而緩徵之法可行協餉之期亦不悞矣戶部議覆查得各省兵餉一季需銀約三百六十七萬餘

兩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所徵錢糧無多全資協餉
若照有錢糧之省於四月內開徵解送必致耽悞不得不
預撥春夏二季若預撥又需銀八十七萬餘兩若各省一
季雲南等四省二季錢糧如此預撥共需銀四百五十四
萬餘兩其康熙九年分撥贍銀九百餘萬兩旣足撥給十
年分各省兵餉應準科臣條議但九年存贍銀兩雖有額
數倘遇水旱災傷百姓拖欠缺額亦不可定且或有緊急
事務則致耽悞今科臣條議不便遽行仍遵前
旨於錢糧充足之日奏請舉行可也奉
旨依議是緩徵之法尙有待而國計民情兩不相妨然後

可以經久無弊酌盈濟虛是在持籌者加之意而已

漕糧 科臣徐惺疏稱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歲四運以抵通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腳價等費兌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名爲兌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駕江船於江南水次受兌長運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 按明季運法凡五變一海運二海陸兼運三支運四兌運五改兌其實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

自太倉開洋遶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爲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尙存改兌卽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軸轡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糧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沂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能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衛所

海船并出海官軍文皇令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糧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甯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渡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

裏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甯其餘水次倣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名爲改兌總漕林起龍疏稱東南歲漕四百萬石轉輸天庾關係軍

國大事凡在漕儲等官首計空船蚤回抵次修艙冬兌甫畢督開開幫節節催趲處處鞭驅循環不斷方副一年定限以一歲言之北地風寒十一月結冰天津臨清迤南一帶從無不凍之河到二月方開一歲之中止得八箇月工夫往返六七千里水程而逆風暴雨不能挽拽耽閣時日尙不與焉通漕計船約有六十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艙必遲修艙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兌遲則開幫必遲即使晝夜不停責以冬兌冬開之限五月間盡數過淮萬萬不能若一遇凍阻沿河敲冰費盡官民之力

終無濟於漕限蓋拘於有數之日月也 康熙五年起運
漕糧數目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
六十六石零河南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一十九萬一千二
百七石零浙江省該運北正耗尖米六十八萬六千八百
五十六石零江南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
石三巡撫所屬該運北正耗尖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
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運北正米四十四萬六千八百
六十二石零 六年十月台臣田六善條陳倉糧乃披甲
兵丁計口授食之需米溼則虧損於挹爛米土則折耗於
簸揚在富者已費支吾在貧者益滋困苦臣謂欲使倉糧

必潔必乾斷斷當自清理倉廩爲始臣請以漕運則例言之經紀運米至大通橋大通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船掣摯四袋如不足數照船算賠此責在經紀之當嚴也車戶運米至各倉各倉監督查驗米色除土溼不收外每掣摯一袋如數不足照車算賠此責在車戶之當嚴也是溼米不得進倉矣卽偶不及察而有溼倉中定有三曬之例夫米果三曬豈得復溼是土米亦不得進倉矣卽果不及察而有土倉中定有三揚之例夫米果三揚豈得復土然揚曬終屬虛文食米究多土溼者則何也其一在廩貯不清臣查循環冊籍有此廩舊米尙存復入新收者

有此廩未經放完又開彼廩者將責之前官乎則後官亦有新入矣將責之後官乎則前官亦有舊貯矣前後混牽歷年不明數且難明米之土溼從何考之臣謂一廩宜清一廩之數臣查今歲京通兩倉約進米二百八十餘萬石臣查每年額支米約一百五十萬石如放澇糧動到一二百萬石不等倘舊米挨次而出新米挨次而入前後騰那廩亦足用如放澇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一年可清卽不放澇糧則一年所收米數二年可清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難掩且倉糧無日久短少之弊矣其一在責任不專臣見戶部題差監督丁憂事故旣不能定則前後差遣自

不能齊或有一年糧未收畢而已更者或有一年糧已收畢而未替者前官欲盡職乎後官若有懈弛未必不累前官矣後官欲盡職乎前官若有空隙未必不累後官矣交代難明遂生推諉推諉相沿米有土溼誰其問之臣謂一官宜清一官之事京官差委不比外官朝受

命而夕可受事矣一年之米卽宜責之一年之官卽有丁憂事故後官止應補足前官齊年之數如天字廩收米若干石卽註明經管官某人吏某人餘廩倣此造冊達部如此廩有土卽責之此廩官吏彼廩有溼卽責之彼廩官吏果如此行不惟米之土溼有歸且各官無彼此推卸之地

矣抑臣更有請者積貯者所以備不虞也臣查前朝京倉實在廩一千四百五十四座我

朝京通二倉共計實在廩止四百餘座放常支則一年之米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漕糧則一年之米止足敷一年之用蓄積全無關係匪細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伏祈

皇上一併勅部議覆施行 隨經部覆查經紀車戶運米橋倉監督掣摺短少照數算賠並米石曬揚乾潔進倉挨舊放完再收新米俱係臣部已定見行事例無庸查議至此廩未經收畢又開彼廩等語查放米之時每倉按字號照所放米數坐派廩座給放此廩米石未完之先不許再

開彼廩並毋得揀越支領每放米之時給示禁約應移咨倉場再行嚴禁每廩收米若干註明經營官吏人役係現行則例其一官宜清一官之事查各倉之差定作三年之後更換一次今一年不能一清仍於差滿之日將存倉米石撤底清楚交與新任官如米內有攙土溼短少卽將經管官吏人役議處已有定例應仍照前遵行其在差有丁憂事故新官替者亦止接管補足前官年限庶責任專而不致推諉至稱一年之米放常支不足供二年之需放漕糧止足敷一年之用此後應如何酌量節省等因查漕米起運進倉俱有定數其一應官員俸米并披甲人役米石

俱各照官員品級披甲人役數目支給無可另有節省者也

鹽課 四鹽差長蘆兼轄山東共課銀五十餘萬兩河東兼轄山陝共課銀三十餘萬兩兩淮共課銀二百餘萬兩兩浙兼轄江南四府共課銀四十餘萬兩廣東廣西福建三省鹽課共有二十餘萬兩

關稅 康熙八年關稅數目崇文門額稅八萬五千兩零左翼稅差六千兩右翼稅差六千兩張家口額稅一萬兩殺虎口一萬三千兩許墅關額稅銀十四萬兩零蕪湖關額稅銀十二萬兩零北新關額稅銀九萬兩零九江關額

稅銀九萬兩零淮安關額稅五萬兩零太平橋額稅併鹽利銀共四萬兩零揚州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贛關橋額稅銀三萬兩零天津關額稅銀三萬兩零西新關額稅銀二萬兩零淮安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臨清關額稅銀二萬兩零鳳揚倉徵收稅銀二萬兩零空運廳額稅銀六千兩零居庸關額稅銀三千兩零徐州倉徵收稅銀三千兩零德州倉徵收銀七百兩零

錢法 寶泉局每年各關解納銅劬計二百二十八萬五千有奇額銀一十六萬兩寶源局每年各關解納銅劬計一百二十萬額銀八萬四千兩每文鑄重一錢四分作銀

一釐每銅百觔除去耗銅及扣給工料而外實繳青錢七千五百六十二文值銀七兩五錢六分二釐每百觔除去銅本七兩止得三錢六分二釐每計二局三百四十八萬五千銅觔之數僅得一萬二千餘金之息 科臣姚文然疏曰錢之爲物少則疏通多則壅滯何也曰貯之者少也官庫富室朝收夕放銀藏累代錢散目前此其一也曰運之者少也質重值微運艱腳費銀行萬里錢行百里又其一也曰用之者少也置產經商多處不用觔鹽斗米用處不多又其一也有此三少之故則其物不可以過多多則必滯乃自然之勢天也非人之所能強非法之所能通也

伏乞

勅部速議各省開鑄應停者停應減者減各從其便國計兵民俱有利益矣

禮部

祀典

國朝祀典大約因明制爲損益故儀節品數亦大槩可以參考按明初郊廟社稷先農爲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爲中祀諸神小祀後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爲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尙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

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師六佾佾去武小祀則否 南郊皇天上帝南向東一壇晝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皇地祇北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

大河大漢東向 東嶽泰山之神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致祭西嶽華山之神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致祭南嶽衡
山之神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致祭北嶽恆山之神在山
西渾源州致祭中嶽嵩山之神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致
祭東鎮沂山之神在山東青州府致祭西鎮吳山之神在
陝西鳳翔府隴州致祭南鎮會稽山之神在浙江紹興府
會稽縣致祭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在遼東廣甯致祭中鎮
霍山之神在山西平陽府霍州致祭東海之神在山東萊
州府掖縣致祭西海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南海
之神在廣東廣州府致祭北海之神在河南懷慶府濟源

縣致祭河瀆之神在山西平陽府蒲州致祭江瀆之神在
四川成都府致祭濟瀆之神在河南懷慶府致祭淮瀆之
神在河南南陽府唐縣致祭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遣
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
帝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
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
帝元世祖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
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
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伯顏凡三十四人列兩廡廡二壇壇少牢一周文王唐高祖及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嘉靖九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眾盧植服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別立祠祀齊公

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
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明
臣呂坤曰國之大事在祀而須知三十一款首曰祀神且
學古入官惟有兩重夫非人民社稷乎若今之祀事不若
不祀猶免禍於神明耳壇壝廟宇宿莽積塵神主龕籠傾
欹破毀几案皆烏鼠之踪庭除有人畜之糞及祭祀屆期
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拂拭者垢膩重重滌濯者
污濁纍纍菹醢不問熟生犧粢未知精潔連泥帶草之菁
芹含蛀蒙塵之栗棗凡百供陳盡託僕隸師生且不躬親
有司安肯省視不過五鼓排班勉強一拜而已夫頒賞下

人猶必有禮乃恭承大祭全不經心鬼神無知祭可已也鬼神有知甯不吐乎此與放而不祀謂祭無益者相去無幾矣夫尊崇功德以勸烝黎祈報春秋以福境土是有司一身神民所依也况修葺整飭爲費幾何厯覽嚴督爲勞幾何是可苟也甯有不苟者乎

士額 入學額數順治四年禮部酌定大學四十名中學二十五名小學十二名順治十五年會議照萬厯年間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滿洲蒙古漢軍子弟有通漢文才優之士情愿作漢文考試者禮部移送順天學院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駙下者與漢

人同場考試照文優卽入順天府漢人生員六十五名數內其鄉試時札行順天府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及漢軍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照文優卽入直隸舉人六十三名數內取中會試時亦將滿洲蒙古另編一號併漢軍各額駙下者與漢人同場作漢文考試康熙八年鄉試將滿洲蒙古編滿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漢軍額駙下子弟編合字號共取舉人十名會試時亦另編字號滿洲蒙古取進士四名漢軍及額駙下子弟亦另編字號取進士四名九年二月又議暫將八旗滿洲蒙古考取生員四十名如以後考試之人繁多另議增額 浙江督臣趙廷

臣疏曰國家肇興必由於作人王政開先務期於得士蓋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故凡小民中有才幹心思者古先聖王必取而養之學校課其德藝貢之於大廷此其意豈僅爲人才計功名哉誠以人生而有才幹心思者參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於放棄閒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誚內爲飢寒所困逼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臣知

皇上廓清仕路深慮官方壅滯士數充塞故有嚴於取士之功令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此真拔尤選

俊甯簡無濫甚盛典也但念前此取士之額甚廣故盡人
皆踴躍於功名之路而無跣弛泛駕之憂日今額數旣少
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思者甯
止十五人七八人乎毋怪乎爲躍治之民小之舞文健訟
大之窩盜蓄奸日復一日有漸不可問者矣臣愚以爲取
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敢請

皇上從治平起見勅部議增取士額數庶闢門之典廣而
風動之休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殆謂是與

風俗 康熙四年五月浙江督臣趙廷臣條陳疏稱古人
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惕然於奢侈之不可爲

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利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得胼胝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得採捕而後積諸如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伐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女紅機匠風雨寒暑一絲一縷之辛苦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錯果殺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曾念漁人牧豎寒江蔓草中淪風宿露之辛勤也一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鄙賤亦曾念竹頭木屑皆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也一屋宇也極其精美

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曾念破屋荒簷有臥溼眠霜而風雨莫蔽者也以及婚必稱貸以求勝嫁必罄囊以飾妝葬竭中人之產傾上農之資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才力無日不消是以庶民尙此居鄉必盜士紳尙此居官必賄民習之所以日壞官方之所以日貪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蚤爲之挽回拯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其窮困而議撙節晚矣明臣呂坤曰宋儒羅從彥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務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教化則下有風俗俗之美惡其機固不在民也予向巡東省徧訪民間有

憫老父孤寒冬月共榻煖足因妻不悅而遂出其妻者有以二驢趕腳爲生忽被鄰人盜去後事發召之認乃曰渠借吾驢久商不還非盜也而盜遂得免者至於貧家婦女少年守節艱苦終身者往往有之此皆窮鄉遠鎮單族寒丁在彼固不知何者爲名有司亦不知此人爲善及所稱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力足以致聲聞或城中之易知者至於鄉飲所舉不論有德無德惟爵位是尊鄉賢所入不論公是公非惟體面是重其樂善好義君子未聞獎賞一人犯法警迹人戶未見示懲一人嗟夫何處無良民何民無良心上不重德而望民之興行不亦難乎 趙季明族

葬圖說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
僅伸於四親而袒免以還不復相錄能知同享其所自出
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
拜掃疎遠咸集餽福祚相勞苦序間闊尙可見同宗之意
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亂使不
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
皆可恨也已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爲之圖說
藏於祠堂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按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
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
爲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也
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

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按禮雖以地道尊右而葬法周禮昭穆之制昭穆子不別嫡庶室所出孰爲妻及繼

尚左故不得不遵用焉
所孫不敢卽其父及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

出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爲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

首並列以東爲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

陽數也每列東西則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也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焉爲人子弟者不可以此

而不序尊尊也敢私祔其父也不曾立而下左右祔諸曾孫天倫也

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以其班也左皆曰昭昭與昭併南立孫序齒列葬孫之南右皆曰穆

穆與穆併兄弟同列祖孫同班在昭位則百世可行也六世

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立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昭尙之南九世孫在七世之南雖至百世亦可祔焉

左穆尚右貴近尊也

以近祖墓爲上

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

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

妻曰合妾曰從

母以子貴也

有子則然

降女君明貴賤也

按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故今謂凡妾之柩當比正

妻繼室稍南

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

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爲父之道也

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

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

一爲下殤凡已婚娶卽爲成人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葬此者男子先沒則居西後沒者次其序東女子先沒則居東後沒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爲序

不以齒不期天也

如弟先葬而留兄之穴則是預期其兄天殤也

男女異位法陰

陽也

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

而昭穆必以班不可亂也

男女雖異位而二位

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為一列

祖北不墓避其正也

嫌其當祖之首

葬後者皆南

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

按程子曰

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故今啟穴在殤女位

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

始祖之妾無子

者亦陪葬女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在子妾之北曾玄以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為序按禮古之公卿大夫為貴妾服總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沒與路人不異據經揆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述屬宗法之遺

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塗遠不祔於祖與祔而

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爲不物矣其如焚屍沈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尙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兵部

兵制 順治十三年十月科臣王益朋條陳疏稱我

朝八旗兵制統以固山分隸牛录有事抽調無事歸旗兵無定籍將無專統法善而詳考諸前代卽唐府兵制也明初自山海以及邊腹建設衛所每省設都司各邊設行都司統設衛所內則總隸五軍都督府五府有掌印有僉書蒞以勲舊重臣各鎮總兵皆帶府銜五府左右僉書或奉

勅出鎮各鎮總兵官征勦有功則內陞五府以示優異至於京城設十二團營以侯伯及戎政尙書領之居重馭輕內外維繫幾三百年無尾大不掉之患我

朝定鼎止設八旗而五府之制遂廢夫今日八旗之兵卽當日十二團營也團營之提督協理卽今日之固山梅勒也故京營所領與八旗之兵俱爲

朝廷禁旅而五府之設實國家優理武臣內外互用之權今各鎮勤勞於外披堅執銳爲

本朝除暴靖亂久而不遷非所以慰勞臣之心而兵柄太隆亦非所以成臂指之勢莫如倣明舊制復設五府或以

內臣出鎮或以外臣內陞使各鎮總兵官咸有優陞五府之望勢必自愛其功名體統隆而權漸消亦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意也 按明初立大都督府以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因其權太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眞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又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隊專教

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燾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三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于謙建議於五軍神機三千營中選健銳者合營團操曰團營而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卽名爲立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卽選鋒也蓋兵柄不宜輕假武臣不宜偏重是以明初兵制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開設衙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常行政務至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掌不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名位謀勇

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時酌與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可知矣屯田 康熙六年九月台臣蕭震條陳疏稱臣聞宇宙之內有本富焉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辨其原隰沃野之宜以收五穀六畜之用則就地生財藉田養兵之說也然從古之帝王當爭戰之後卽定兵制於禍亂始平之日蓋以其生齒減少土田拋荒可以相度經營爲開疆守土之謀儻遲數十年之後則地盡有主民難數動遂致於煩重扞格而不能行是屯貴及時而定時者難得而易失

者矣臣以今之時度今之地其可屯田者莫如黔蜀蜀爲上黔次之蜀撫疏有遍野皆荒之語黔省查有荒田八千餘頃尙不及今之時蚤爲區畫則以中土之力而奉一隅之區以一百二十餘萬而營地丁三萬餘金之蜀以六十餘萬而營地丁五萬餘金之黔當承平之際年年餽餉月月運糧尙有外省轉輸之苦本省匱乏之憂設遇水旱之災不時之警則民力太詘邊疆騷動將以何者爲先事之圖使之有備無患耶又曰天下戶口經明季凋殘之餘至今未復故各省荒田尙有四百餘萬頃之多豈可行之於兵獨不可行之於投誠乎以每兵五十畝計之如河南荒

地五十萬六千五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八百八十七名應給田九百四十三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二萬七千五百餘兩米七千餘石山東荒地三十四萬四千三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三十四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七頃歲省俸餉銀四萬一千一百餘兩米九千六百餘石山西荒地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一十二名應給田五百六頃歲省俸餉銀一萬三千三百餘兩米三千七百餘石江南荒地一十三萬九千一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一百八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九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二千四百餘兩米七千六

百餘石江西荒地二萬二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二千六百二十八名應給田一千三百一十四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五千一百餘兩米九千一百餘石浙江荒地七千八百餘頃現駐投誠官兵一千六百名應給田八百頃歲省俸餉銀三萬一千二百兩米六千二百餘石以上六省共荒地一百一十七萬餘頃投誠官兵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應給田五千九百七十四頃五十畝歲省俸餉銀一十八萬餘兩米四萬三千餘石至於福建憑山負海土狹人稠投誠最多米粟最少欲入伍則驟難補完欲墾荒則無地可屯應否再照前例調撥於多荒省分俾得徼一視之

仁以益堅其依戴之念合聽該部斟酌至當以爲經久之計隨經部覆自康熙七年起每名給荒田地五十畝自撥給之日爲始各將本官兵年額俸餉盡行預支以爲牛種自次年將餉銀停其支給仍以三年之後照民例起科閩省旣無荒田應移駐河南山東所駐地方房屋行令各該省督撫酌定分駐處所預先備辦俟到各該省之日卽行安插經過各該省督撫遇水路撥船遇陸路給夫選委能幹官將船夫預行催備跟隨送出該省交界卽將日期開明報部至於投誠官家口眾多每五口加田一倍陞選技勇者留爲入伍其餘悉令種田州縣官誠能勸墾照民例

加級紀錄如調劑無能聽督撫叅奏 九年正月又覆豫撫郎廷相疏稱各兵餉已用盡地尙未熟不惟來春東作無力抑且目前枵腹難堪應將各投誠墾荒官兵以到汛日爲始將所給俸餉按月扣算至年終止其次年正月起算給全年俸餉庶可以不悞其墾荒俱奉

俞旨而台臣熊焯又疏稱近見邸報墾荒兵丁脫逃不可勝舉臣思逃亡不可漸長開墾必期圖成彼投誠而來本無生業地與餉卽其生業主帥領餉給兵有無侵扣不可知也給兵矣恐此輩閒曠素慣主帥稽察不力或安坐而費之衣食艱難止有一逃耳大抵新移之民難在創始及

此時而極力開墾數年後生理可復彼自不逃矣不然恐逃之無已也

緯夫 科臣徐惺疏曰奉差官船往來兵船督撫一準部文卽行道府州縣派之民間僱覓緯夫每名數兩所費不貲因而貪官蠹役借名加派肥己行私且恐其應付不足甯多勿少以一派十動輒萬有餘人大約一月以前卽赴交界之地恐其脫逃閉之寺廟斷其出入在各夫攜帶之口糧有限而差船之到日無期縱有賢令安能一一而飲食之以至飢餓而死者不可勝計此緯夫之一大害也又祁寒暑雨之際或鶉衣號泣僵仆於途又或酷日炎蒸癘

疫遍作誰爲療救倒斃殆半間有忍死以得生全者及至船到之日趕緯則有鞭扑需索則勒常例晝夜不息衣食不充每至前途不能接替一日而馳數百里一人而越數百里以至死於道路者不知凡幾此緯夫之又一大害也

康熙五年八月兵部議得自北往南駐防官兵家口與大兵調防乘坐回空糧船止照依本船水手緯夫每名每日給米八合三勺如本船水手緯夫不足動用該驛額設驛夫果係緊急軍務仍行酌量僱覓事完報銷其自京各處差遣官人臣部於勘合火牌內將船數填給此有定例毋庸再議其自南往北駐防官兵家口回京大兵調防兵

丁乘坐船隻如逆水頭號船隻坐五十人給緯夫十五名
二號船隻乘坐四十人給緯夫十二名三號船乘坐三十
人給緯夫九名如順水頭號船給緯夫八名二號船給緯
夫六名三號船給緯夫四名除定此三等船隻外如小船
儘量乘坐逆水緯夫不過五六名順水不過二三名酌量
撥給若小河水順急溜無用緯夫之處仍不準給其該將
軍都統將大兵起行日期及官兵家口實數移送該督撫
乘坐頭二三號船隻小船若干緯夫若干卽行僱覓逐站
接替額外多索强行越站併不肖有司私派累民該督撫
卽行指名題叅重處如該督撫徇隱不舉或被人首告或

科道糾叅事發將該督撫一併議處 六年七月兵部議得嗣後官兵駐防往來公都統兼將軍一百四十名口都統一百二十名口精奇尼哈番副都統及閑散一品官八十名口阿思哈尼哈番固山大參領及閑散二品官五十名口阿達哈哈番及閑散三品官佐領拜塔刺布勒番閑散四品官三十名口拖沙喇哈番二十名口分得撥什庫六品七品官十五名口八品九品等官十二名口撥什庫仍十名口披甲仍八名口照臣部定例撥給船隻車輛其駐防省分官兵家口俱照此定例如有於定數多帶者止照此定數撥給如有少帶者照報數撥給如有家口分留

欲後帶去者將現在定數內人減留後帶去之時撥給驛站如將現數不減將家口遺留後欲帶去者不準給驛站其用車船之時將家口細數咨部併報該地方官該管官查核報送如知多報徇隱不舉者或臣部查出或督撫題叅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七年六月兵部議得除出征滿洲大兵遵

旨下水仍給緯夫外其一應旗下駐防往回官兵及移駐綠旗投誠官兵併所帶家口無論往南往北陸路及下水仍應照舊遵行其上水本船雖有水手若全不給夫恐難行走多給又恐累民其夫役酌減一半頭號船給夫八名

二號船給夫六名三號船給夫四名至各官兵恐有沿途
遲留糜費錢糧擾累地方相應酌定限期自京起程者臣
部定限自外起行者該督撫定限報部違者臣部叅處併
請

嚴飭自南往北大兵併移駐官兵嗣後各遵照定例及原
報人數帶往如有於定例原報之外多帶人數併一應往
回官兵鎖拏拷打越站等情弊者該督撫查叅將該管官
從重治罪 本年七月戶兵二部查得順治十七年兵部
定例內雖一千名以上者每夫一名給銀三錢千名以下
者每夫一名給銀一錢五分並未議及一百里作何支給

二百里三百里作何分晰支給今臣等會議得嗣後論其里數一百里作爲一站計算如用夫千名以下者仍照舊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五分用夫一千一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六分用夫一千二百名者每夫一名每站給銀一錢七分每多用夫一百名卽多增銀一分至三錢止庶錢糧不致加增而夫役不苦偏累矣多十里者按其分數增加少十里者按其分數減價如該撫多報冒銷及少算苦民查出從重處俱奉

俞旨欽遵在案河濱窮黎從此永免緯夫之累矣

逃人 督捕查得自康熙六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康熙七

年三月三十日止八旗共逃過逃人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口此內未獲馬兵六十七名步兵四十六名漢子四千四百九十七名婦人四百一十四口小子一千一百四十四名丫頭一百二十九口共未獲逃人六千二百九十七名口其獲過節年逃走之逃人併一年內逃走之逃人馬兵三十六名步兵四十四名漢子七千二百二十五名婦人七百九十七口小子三百九十九名丫頭一百六十二口共獲過逃人八千六百六十三名口直隸撫臣王登聯疏曰犯逃之令嚴窩主嚴兩鄰十家長地方遵行以來而人猶有犯者良由逃人踪跡詭祕或居停之僱覓之瞬

息十日遂罹於法臣屬密邇各旗脫逃之眾以一歲計算
不下一二千起以一二千窩逃之人累及十家長兩鄰地
方人口多寡不等合而計算歲不下數千計本是州縣賦
稅力役之赤子出而爲顛沛流離之罪人本籍之戶口已
見消乏流徙之地方未必盈滿或畢命於長途或棄填於
溝壑離鄉背井夢魂難返地方官卽欲爲之矜憐但森森
逃例孰敢瞻徇由直隸而推之別省甚足爲蚩蚩之民惜
矣 欽天監監正楊光先疏曰欲有益於旗下而無累於
百姓當先辨逃情之眞僞有主人無恩令男僕趁工婦僕
針線逐日歸納例錢稍不如數則毒打不給衣食不能度

日不得不逃者有思念父母鄉土而逃者此二者迫於情而逃者也有主人貧苦串通狡僕故作逃人騙害百姓以養家者有不肖外官齎銀央浼旗友各令頑僕逃往因之詐騙百姓一二年湊足三十逃人不論俸滿卽陞者此二者迫於有所爲而故逃者也有奸惡光棍本非旗人充作逃人展轉詐害奪人妻子者有光棍與人有讎來京投旗惡尋一無賴認作逃人稱爲報信及審無逃檔則曰逃時我小或稱我父在屯未遞逃檔者有地方光棍爲非事犯恐受官刑則曰我是某旗逃人官不敢問乃解到部尋一遞檔旗人認以爲主及審姓名不對則曰原在我家是某

姓名逃去改了姓名今某人卽某人者此三者假逃人名色詐害百姓者也臣姑舉其七項以告

皇上其餘種種詐害之法不能盡書

刑部

失出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尙書龔鼎孳疏稱查大清律開載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則是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也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甯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礙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非虛語也隨經議覆如徇私枉法故出故入者法司指名叅處至於擬罪稍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失過等項查明免其究叅卽行改正

秋審 康熙七年六月刑部查得朝審日期例應霜降後十日舉行該吏部尙書主筆會審矜疑緩決情眞三項具題俟

命下之日矜疑者減等具題緩決者仍行監候情眞者刑科照舊三覆具奏俟

命下又開花名本上候

御筆勾除方行處決未經勾除者仍行監候其外省秋決

重犯各省督撫同司道等官會審具題應矜疑緩決情真者開列三項具題臣等三法司照例覆奏施行 刑部尙書龔鼎孳疏曰同一情真而有輕重之別其情重者如律文所載立決等項窮兇極惡則當亟正典刑以雪神人之忿若按法難貸論情較輕者如律文所載監候秋後等項則不憚反覆周詳留待秋審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死之且恐法司之耳目有限而必質之多官之廷議以明至公俟之刑科之覆奏以昭至慎古帝王重惜民命於情真之中尤必委曲分別若此

結案 康熙六年二月刑部覆廣西巡撫金光祖疏稱州

縣官審重案時務必詳審確擬招解推官推官詳審情罪不符者始駁州縣官如州縣官復審不明混解推官推官卽行審明招解臬司臬司詳審情罪不符者亦駁推官推官復審不明混解臬司臬司卽行審明詳報督撫督撫細核如有情罪不合者不必駁推官州縣止駁臬司臬司復審不明混報督撫督撫卽行審明確擬如有草率游移引律不合者開列承問各官職名一併題叅如有徇庇賄託等弊另行糾叅 本年六月刑部疏稱直隸各省民間首告事件凡關強盜人命重情者以首告到官之日爲始定限一年務要具題結案如案內或因正犯及要證未獲情

事未得眞確者該督撫題明寬限若並無可候之處復因
有一年之限遷延日期以致遲久者從重治罪各省府州
縣併推官自理事件俱限一箇月內審明結案若案內隔
地提人行查俟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二十日審明結案至
於該督撫批審事件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若案內提人行
查以人文到日爲始再限一箇月審明詳報該督撫察明
速結俟年終該督撫將府州縣併推官審結事件查明若
有遲延隱瞞情弊借端違限者題叅議處

工部

河道 漕事莫多於東南東南數千漕艘僅取道於淮之

運河其爲河也兩岸相距至寬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橫一舟而已 康熙五年正月台臣李宗孔疏稱漕河自淮安山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卽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之居民障二百餘里之湖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 六年九月台臣徐越疏稱黃河自北而東淮水自西而東淮安府清江浦地方夾於兩水之間緊貼郡城卽是運河臣見此地形勢自奶奶廟至天妃閘約三里而遙其北岸名爲天妃壩內爲

運河外爲滔天之黃河內外相距不足二三丈也其南岸名爲遙灣卽文華寺一帶地方內爲運河外爲滔天之淮河內外相距亦僅數里耳此兩處稍有疎虞則黃淮合而爲一無所謂天妃閘矣無天妃閘則無運道並不能保有淮郡民生蕩溺又不必言也 又查天妃閘之內舊有五閘蓋恐黃淮二水沖入內河沙重流緩勢必淤塞運道爲害非輕故前明臣平江伯陳瑄特建五閘啟閉以時鎖鑰掌於漕臣啟閉屬之分司過淮將畢卽行固封所以謹防泥沙之灌入也又慮水發溜急閘門啟閉難施乃就閘築壩以遏水沖一應官民兵船悉令車壩年年水發恆在六

月下旬漕運限期又定在六月前盡報過淮所以舊例築壩自六月下旬以至九月秋深霜降不過三箇月之期其餘月時卽去壩用閘啟閉如常是不便於民船之直達者無幾時而大益於漕政之疏通者則永遠也 六年六月通政司經歷王明德疏稱漕河一線從前定制沿河額設淺夫嚴飭限程惟令濬河使深幫堤闊厚不許堤上加高致令運河受水無地不知孰淺孰深至明末法制浸敝濁水直入內河全河盡淤新舊相承遂忘漕規定制嗣後一切管河官吏又復止知增堤並不濬淺殊不知漕堤日增而日高則漕河日淤而日淺 八年正月戶部會議看得

運河自高郵州所屬清水潭起至天妃閘止處處淺窄堤岸亦處處矮薄應該大挑修理堤岸自高郵至江都河身雖深其矮薄之堤岸總應交與總河確估需用錢糧具題興修

康熙七年十一月科臣李宗孔疏稱淮水舊由鳳泗自老子山北直出清口與黃水會流入海此歷年北流之利安瀾便漕之故道也自老子山南周橋閘翟家壩一帶注射高郵寶應邵伯諸湖而下流阻於漕堤曾無入海之路以致每年潰決此南流之害淮揚七邑被災之由也 台臣徐越疏稱黃河水勢本強淮河水力原弱前人借兩水以

濟運必欲助淮力得北而與河爭先防阻淮水趨南而與湖會何也近黃河者有睢水埤子湖等水其勢甚大且遇黃水一漲則能與此水相聯倘使此水無堤以擋之直下而東則中阻淮水北行之道淮水半趨而南而奔入清口與黃河相難距者非全力矣其北道者無全力則爲黃水所阻不能入河濟運其南趨者且匯諸湖之水漫溢於周家橋一帶爲高郵寶應山陽各地方肆其淪胥之患九年三月總河督臣羅多親至歸仁堤勘閱石工長四十餘里北面登石盡已崩頽八鋪決口一處計六十三丈深二丈有奇本堤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水

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并入黃河益助衝刷關
係最爲重大自堤決之後水與洪澤湖相連一望汪洋由
翟家壩漫流於高寶諸湖揚屬下流各州縣被災尤甚此
堤誠宜修復 科臣李宗孔隨條陳疏稱歸仁堤與高堰
相爲表裏原爲濟運道而救水災今本堤不塞不能刷黃
河之沙以濟運道勢必年年挑濬上費帑金下勞民力其
害一也本堤不塞水與洪澤湖水相通淮揚兩府州縣必
被水災田禾不收屋廬倒壞勢必風餐露宿兒啼女號坐
填溝壑其害二也本堤不塞兩府州縣錢糧難完屢荷
皇上有議蠲議賑之仁終無補百姓益深益溺之苦其害

三也本堤不塞今八鋪一處已崩決六十餘丈矣年復一年日有毀壞決口日大水勢日狂倘遇大水漲發高堰翟壩必不能保高堰翟壩若有疎虞淮安一帶地方勢必盡爲魚鼈而運道阻矣其害四也 戶部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淮安屬鹽城縣地方看得石碇天妃二口所出之水俱由新洋港流入於海此二口原係洩水之處今此河四十里之外被沙土淤塞浮面仍有微水徐流此處挑挖則水可以盡行放出若於原河淺處挑挖紆細遙遠故對直丈量計長五里共九百丈面闊四丈五尺底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五尺每日挑挖用夫一萬八百名大約十五日可

以完工每夫每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需銀共四千八百六十兩務將積水放出俟水出完之日將挑挖盡頭之處卽行堵塞嗣後若遇大水將此堵塞之處查看放出俟出完之日仍行照舊填塞可也 戶部又會同總河總漕等親到揚州府屬興化縣白駒場地方看有閘口四座此口所出之水俱由斗灣河流入於海原係洩水之處因康熙二年禁海遂用土填塞今若將此四口開放再於三十里之外所有高埂寬闊挑開則此水可以出去俟水出完之日將此所挑埂口照舊填塞至此四閘不可永遠堵塞嗣後應照前例閘口置板欄擋若遇水發卽行放開如無水時

則行關閉如此卽偶遇水發亦不致淦沒矣

順治十七年十月台臣余縉疏稱大禹治水首稽疏瀹決排而未嘗有修堤築塘之事况河自滎澤以下土疏善潰苟不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雖築堤如山終不免潰決之患蓋河流冬春之交大抵歸灣回溜侵刷堤根其水勢行緩之處必淤成灘洲灘南則水射北灘北則水射南勢使然也及夏秋水至河勢高於平地前此侵刷之處竟成頂沖其悍浩湧洶之勢如以鐵騎擣孤虛焉有不克所賴先期相度於水汎未發時鳩集丁眾豫鑿灘洲壅阻之區引爲支流俾水勢漸從始可於受沖之處下掃加土以圖堅完

但挖河之工尤貴迅速非蚤爲估計則河水一發無從措手請

勅河臣每歲於水落之後先議疏鑿後估堤工則緩急有序必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康熙七年六月總河楊茂勳疏稱黃河禹績原北入海自南徙以後始東行而入安東之海元明以來藉爲運道其經由河南山東以訖江南水源旣高而且沙水相半奔騰洶湧常苦淤決以爲城郭民生運道之患故前人倣禹貢九澤旣陂之法每年頂沖切塌緊急危險之處估辦夫料搶救名曰歲修而此外於近河則築縷堤稍退則築月堤離河三五里又築遙堤更遠

爲重門御暴之防則築大行堤附近城郭則築護城堤猶恐水勢橫暴中間又作格堤及相有洩水處所卽築減水石壩以殺其怒載在紀志班班可考厯年以來止於緊急工程估計歲修而於沿河上下遙月等堤壩悉未議及修葺良以歲修之外人力惟艱故遂有所不暇也年深歲久所有堤壩十不存一二甚有蕩然圯廢僅存其名者一經水發遍地汪洋無所底止卽

本朝開國以來亦屢見衝決旣決之後水不歸漕四散漫衍以致河身益復墊高問諸長年故老向之舟行河內桅在堤下者今且徑直浮於岸上是黃河高下今昔情形不

同如此臣思所以長治之策舍前人築堤束水之外別無良法蓋底墊乃潰決之由而所以潰決實堤壩毀壞之由及今不治爲患滋大今除每年照例歲修外必於黃河之南北兩岸凡舊有堤壩處所槩加繕治應幫厚者幫厚應加高者加高應增築者增築各於農隙之時責成各該地方印官量起民夫交付河官分別緩急按境修理一遇農忙仍各散歸則於使民以時之中計其成功自收河道安瀾之效誠目下舉行吃緊之要著也若董口爲黃河入口之所亦以河身墊高水一略長卽被倒灌又舊有直河一堤欄截黃水者亦久圯廢以故黃水從旁肋內灌入董口

每歲淤墊必須挑浚但直河一堤長五十里倒行浸灌日夜無已欲築則工大而堤難卽立欲待黃水消落展轉需時且一口豈勝兩處倒灌將來勢不全淤不止則董家一口似難復用而入口要路豈容中阻查董家口右相連河道處所有駱馬湖去直河頗遠河大水深止因內無緯道是以向來置而不用今若於湖內添築堤岸一道則緯挽有路空重可行卽黃水漲來清水可以平抵而遠運可無淺澀之事更免年年動夫挑挖之勞此議通變而酌董口之一著也 九年二月工部議得總河羅多會同總漕帥顏保疏稱臣等踏勘駱馬湖水勢浩大緯道萬難挑築至

董口故道止因黃水倒灌遂致淤塞條堤俱已圯廢今將此處覆行挑修但工程一時難完明歲重運已迫暫將駱馬湖東邊挑河一道接濟來春行運所用錢糧無多且可以剋日告成應如該督所請

康熙五年四月總漕林起龍疏稱濟甯至臨清四百餘里地勢雖係建瓴查東平濟汶之間有諸湖焉謂之水櫃潞則引水入湖以預瀦蓄旱則開湖入運以通漕舟如安山湖明萬厯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此湖若得預爲收蓄卽可緩急利涉不愁天旱矣又馬踏湖萬厯十七年勅築

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二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又南旺湖萬厯年間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存蓄濟運又蜀山湖萬厯年間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爲界限免致奸民侵占以便存蓄濟運至於馬場湖萬厯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以便存蓄濟運更有各湖高下相承之地當年築有束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

以外方作湖田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奸民難於侵占官司
易於稽察大抵子堤之設不惟豪民不得私占而堤高則
水深緩急亦可恃以無恐此設立水櫃之舊義也又有二
百五十餘泉爲之接濟諸泉之責成則在各有司管理查
坎河泉起至冽泉止共十七泉屬之東平州灤溝等三泉
屬之汶上縣柳青一泉屬之平陰縣開河等九泉屬之肥
城縣柳泉等十二泉屬之甯陽縣黃溝等三十八泉屬之
太安州小龍灣等十六泉屬之萊蕪縣和莊等十四泉屬
之新太縣兗州府滋陽縣則有紙房等九泉矣鄒縣則有
三角灣等十三泉矣曲阜縣則有近溫等二十泉矣泗水

縣則有魏莊等五十八泉矣濟甯州則有馬陵等三泉矣
魚台縣則有中湓等十四泉矣滕縣則有三里等十八泉
矣嶧縣則有搬井等五泉矣此外仍有支分之泉處處皆
有濟運之水濬則通不濬則不通此定然之理之勢也奈
何近日湖泉之地多被勢豪土棍兼併耕種旣種其地
安享膏腴之利必思所以據而有之於是或旁阻水渠
而不容入或暗決河岸而使之出或陰壅水埂不濟漕
而灌田敢於扼漕河之吭而斷其咽喉以致年來水櫃
日小泉流日微無水濟漕則當日特議設此水櫃何爲
也哉所以昔人濬泉之令不在春而在冬者水歸冬旺

也藏漕之役不嚴於夏而嚴於秋者收水之時也去秋雨
澇之年開河如此艱難若遇大旱不知更當何如是此開
河旱潦皆爲無用之物矣無窮大水涓滴不收止靠一綫
河源雨不以時則又歸咎天旱竟不尋原問委不幾坐誤
儲糈乎且京師億萬滿漢官民皆仰給於東南漕糧關係
何等重大則濬泉清湖之議何可時刻緩乎泉一濬湖一
清不惟可濟目前之運更可以裕千百年之利賴矣

科道

康熙七年四月吏部議得行取官員停其定數不論中進
士舉人與否有卓異薦舉無錢糧盜案者開列職名咨送

若無將厯俸三年無錢糧盜案才能夙著者開列職名咨送到部詳核具題行取來京候

皇上考選註冊候缺照名次題補 吏部爲請

旨事奉

旨董漢策著以科道員缺試用台臣甯爾講叅疏曰臣入署辦事人言嘖嘖咸云有原任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後潘村巡檢陳其忠將董漢策具告通政衙門狀稱董漢策曾改名董人偉謀充原任江南提督梁化鳳標官又稱於康熙二年董人偉卽董漢策與陳應龍互相叩

闔曾經鎮浙將軍等將漢策夾審禁獄擬漢策越行叩

閣之罪責四十板具題結案刑部有卷可查其事之眞贋臣亦不敢遽定但臣愚以爲所謂隱逸者懷才抱德之士伏處巖穴從未肯輕至公庭干預外事若董漢策果卽董人偉則是前日之董人偉更名易姓奔走於提督之門者卽今日之董漢策明日張膽濫厠於臺省之列者也况曾經夾審曾經擬罪而乃謂之山林隱逸甚足羞當世辱士林矣且我

朝定鼎以來應山林隱逸之

詔者獨董漢策一人若使可否莫辨賢愚溷淆垂諸史冊又何足以光大典乎今陳其忠董漢策俱在京師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勅部密拏陳其忠併董漢策嚴加察審如果董漢策出身不正

立賜斥逐庶不至以求賢盛典爲奸邪倖進之階倘陳其忠妄言生事卽加以誣告之罪明正典刑不特人心大快亦且

國法攸彰矣後經部覆察處董漢策遂不復用 科臣楊雍建疏曰臣見台臣胡疏稱言官糾劾照依督撫按之例務須明開係某處某人揭報等語隨經部議覆準臣愚以爲布揭斷宜嚴禁而據揭未爲定論也蓋言官與督撫按異督撫按之舉劾可以據揭而言官之糾叅不可以據揭

也督撫按身歷地方所據以舉劾者由司道府廳之揭報是官揭也若在京科道從無據揭糾叅之例今日明開某人揭報其人非謀詐卽挾仇大約光棍居多耳奈何以言官而據光棍之揭耶吏治之壞由官邪也或其人果不肖乃以無人據揭而不敢斥其非未免阻言者之氣否則彼具一揭焉據之而指叅此具一揭焉據之而彈劾草野刁頑進而淆是非之柄豈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哉夫借端誣陷捏造事款凜奉

諭禁炳若日星臣恐據揭糾叅其端一開而誣陷之風捏造之術自茲不可窮詰矣雖曰出名具揭與匿名不同然

奸民何知自愛旣欲乘機而肆害不難舍己以陷人匿名
之計不遂勢必出名具揭公行無忌迨審明而後治罪亦
已晚矣

政學錄卷一終

政學錄卷二

棗強鄭端輯

直省

直隸 遼東不隸山東蓋有深意遼山多苦無布山東登萊宜木縣少五穀又海道至遼一日耳故明時令登萊諸處田賦止從海運運布遼東無水陸舟車之勞遼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販遼貨兩便之後以來帶私貨故禁止海船遂廢布運者又不得由遮洋運船海道須經京東出山海關入遼苦勞視登萊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論地利遼東須直隸京師爲東輔 科臣袁懋德疏稱真定一

府五州二十六縣東齊魯西晉陽北上谷南界邢襄當日設有巡撫總兵坐鎮郡城而兵備道一官獨設於萬山中獲鹿縣蓋以南北東三面率皆平原卒有事故則鐵騎朝發而夕至惟西面州縣多在崇山峻嶺不法之徒每每棲遲彼地故特設道臣駐劄此縣以爲控禦直隸撫臣王登聯疏稱真定之阜平縣僻居山麓界在邊隅實爲三關鎖鑰燕晉咽喉彈丸小邑而封疆之扼要存焉前之會議裁併者以其地薄民稀錢糧僅三千有奇起運不滿千兩又因其相連曲陽行唐兩縣故割隸治理分收正賦省一邑官役俸食之費部議復允在案然以今之地理揆度與

切鄰晉省之時勢言之則當有可議者夫該邑離晉之繁峙崞縣較近而離曲陽則有一百六十餘里離行唐則有二百餘里稽查保甲在官耳目不能周知輸納錢糧與控訴事宜在民朝夕疲於奔逐一遇盜賊劫掠卽星夜馳報賊已消遁復無濟事且其地錯居晉界昔年高三倡亂時切震鄰今則饑民煽惑防禦未逮况其邑非始於明季自古至今張官置吏度地建城用資彈壓深切綢繆以臣之管見亟宜議復此邑上有裨於封疆下有益於民生良非淺鮮

江南 江南巡撫韓世琦疏稱今以財賦而論天下之最

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三撫其間相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一州則共條銀三十一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千有奇而鳳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一歲起運之大較而存留歲用尙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分而計之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十萬是以有一邑之徵輸近可比於上江數府之額賦遠

可比於他處通省之歲供兼之節年壓欠新舊帶徵催呼日迫民力日疲逋負侵那千頭萬緒雜出而不可悉數又疏稱江南蘇松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代之間畝收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誌宋代之徵於蘇州者夏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稅額共計不過三十餘萬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

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徵至八十餘萬松江徵至七十餘萬及於元末有張士誠者竊據姑蘇取民無藝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租入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如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勿堪連歲逋負至洪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稍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

者各如其舊及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而永樂奪位乃盡革建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之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蠲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尙屬繁重不惟與他處稅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卽與同省連壤之常州起科亦是不侔從茲以後主計者但曰東南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厯迄於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

寬省之恩澤矣雖然明之科徵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官者歲不過十分之五六故彼時殿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徒擔重斂之名原無輸將之實今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厯年間之則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去第所照萬厯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竊觀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卽不能遠比有宋以前

之太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握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卽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叅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壓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守令之銓授斯土往往席未暇煖褫削旋加日懷叅奏處分之懼莫展催科撫字之長百姓之生於其地者煢煢皮骨僅存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卽今康熙二三兩年臣竭盡心力多方勸徵雖僅能如額措完斯實迫於功令不得不令民挖肉醫瘡論之考成雖可免過揆諸撫字負罪實深竊

恐繼此而往日甚一日民髓愈枯民力愈詘若終欲取盈而不亟圖變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胥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 江南總督郎廷佐疏稱臣查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福建省錢糧每年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通省錢糧每年共一百二十餘萬兩廣西省錢糧每年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錢糧每年共銀一百一十八萬餘兩尙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錢糧每年共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常州鎮江二府每年銀米亦不下數十萬是一府錢糧之數可比於一省一省之州縣官不知凡幾猶恐催解不前而蘇州一

府不過一州七縣松常鎮三府所屬之縣亦寥寥無幾每縣之錢糧多者有數十萬少者不下十數萬較各省州縣官煩簡難易相去豈不遠哉

河南 順治十八年二月台臣劉源濬疏稱河南爲九省通衢自滋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達於江浙閩粵諸省由懷慶一路達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葉裕等州縣一由汝甯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粵滇黔諸省又疏稱中州之患最重大者莫如河工而最艱難者莫如河夫每歲大工興作勢不得不按地分派督催修築然派夫之苦有不可言者雖從前有額解河夫銀兩些須實難

足用更待估計開銷終成望梅畫餅况河干之拮据歲月
難計道路之奔馳費出不貲及至工所星眠露立櫛風餐
雨囊空無從告貸枵腹又難荷插每每逃亡行縣勾攝本
人畏罪流離於近鄉妻孥瓜葛遺累乎經年

山東 康熙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周有德疏稱山左爲
九省通衢水陸交衝陸路有東中二路東路則由德州平
原禹城齊河長清泰安萊蕪新太蒙陰沂州剡城中路則
由德州恩縣高唐茌平東阿東平汶上滋陽鄒縣滕縣水
路則由德州武城清平臨清聊城陽穀濟甯汶上東平魚
台嶧縣凡各省緊急軍務征剿官兵齎奏差使與夫遞解

逃人護送銀鞘重犯等項皆由此三路經過夫馬車輛船隻緯夫晝夜應付不絕雖陸路止分五省而水路實兼九省最稱煩劇 四年正月又疏稱青登萊三郡僻處極東三面臨海地皆斥鹵其所恃者稍有魚鹽之利昔管仲招致商賈齊國以富元時始行海運東南百萬之糧皆由登萊海道直達天津明時海運雖罷而南商由淮徐之廟灣以至膠萊北商由天津以至登州又由登州以至遼東商賈往來不絕當登州大荒之年曾販遼東之米以賑濟之此古今之事厯厯可考者也

山西 山西巡撫楊熙疏稱山西一省地砂土瘠原非財

賦豐厚之區既無江湖水利之饒亦無沃野平原之廣又無雜產樹木之利加以天氣苦寒嚴霜蚤隕縱使豐年上地所收每畝不過數斗稍歉則辦糧不足解部錢糧約計一百七十餘萬

陝西 陝西督臣白如梅疏稱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北三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於秦者且三面逼鄰番夷止間一牆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者原設西安延綏甯夏甘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落效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遙制已可寒心

至於甯撫駐劄甯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夷甘
撫駐劄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夷甘甯二撫各相
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遙大較然
也 康熙四年甯撫奉

旨裁併一切事務歸甘撫管轄督臣白如梅議令駐劄蘭
州離甯夏一千四百餘里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爲甯
甘適中之地 按明時北邊有戎警則設總制大臣或都
御史或尙書侍郎兼憲職自巡撫以下皆稟受節度東路
宣府大同一員西路陝西延綏甯夏甘肅一員蓋黃河自
金城出中國經夷地東行南入中國在大同西界偏頭河

曲延綏東界府谷神木之間故西路有警則宣大遊兵駐河東濱東路有警則延甯遊兵駐河西濱夷入套則西路之警出套則東路之警西路總制治固原在延慶涼洮之中東路則往來於宣大

浙江 康熙四年四月浙江撫臣蔣國柱疏稱浙江駐防滿營兵丁遠離輦轂防守海邦有事藉其征剿無事需其彈壓臣蒞任以來目擊兵丁艱苦每月僅給餉銀二兩而器械衣食之費悉借此餉銀製備實苦不敷又有最不可缺者莫如燒柴一項在西北各省地廣人稀有荒蕪處所可供樵採惟浙江杭嘉湖紹等府一片水鄉地狹民稠無

尺土不輸將

國課非禾苗遍野卽種植桑麻山間茶橘樹木皆有業主終歲勤劬以資完賦謀生之計若經其樵採必致妨礙生息實滋擾累之虞若禁其樵採則燒柴無措又將何以度日非如在京披甲有原撥莊屯可以運送柴草又非如綠旗之兵家口原少可以隨時卽辦臣再四思維此誠情勢之兩難者也臣請於額餉之外每月加給燒柴銀一兩令兵丁自行覓買應用不許採民間柴木則兵丁之艱苦可蘇而百姓得以樂業於田畝矣 九年正月浙江撫臣范承謨疏稱甯台溫三府經前撫臣蔣國柱題伏巡海道一

員駐劄台州府第甯之蛟關爲浙省門戶則是海防重務
莫如甯波今以道員駐劄台郡中隔數百餘里難以兼顧
甯郡自台至溫亦隔數百餘里并難兼顧溫郡議於甯波
府請復巡道一員兼轄處州府至嘉屬之海鹽平湖二縣
乍浦澉浦二處皆逼鄰大洋杭屬之海甯縣赭山等處亦
屬濱海爲水寇嘯聚之藪議復守道一員駐劄嘉興兼轄
杭湖二府再查金衢嚴三府雖係腹裏地方然接壤江南
江西福建三省山寇伏莽易於出沒而衢州坐落三省適
中之地往江西者於常山登陸往福建者於江山登陸是
爲水陸要衝一應皇華之使征調之師所需船隻夫馬皆

衢屬供應亦請復守道一員駐劄衢州兼轄金嚴二府則
浙省十一府皆有道員統轄矣部覆如其所請 科臣惟
赤疏稱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皆瀕於海民之不爲魚鼈
田土廬舍之不蕩爲波臣者以海塘之捍其外也查此塘
築自唐開元中至明始易以石編立字號蓋因七郡地勢
窪下易於淹沒故沿海郡縣皆有築塘至海鹽一處兩山
夾峙潮勢尤爲洶湧昔之縣治已沒海中蓋嚙而進者已
七十餘里矣明萬厯十七年衝決一次七邑之廬舍人民
又遭湮沒此時旋即估修已費金錢十餘萬兩大約逐年
修理則易爲力俟其大壞而後修則民受害而爲費滋大

自明末以及我

朝十六年來并未修築此塘被水衝嚙基址盡行圯壞縣治百步外已有坍口倘一旦風濤大作徑從坍口深入則滔天之勢潰於蟻穴將見七郡烟火之墟財賦之地盡付之浩渺之鄉矣

福建 康熙七年候補參議黃元驥疏稱臺灣方域北望浙南望廣地非小也阿蘭夷據時流寓民已數萬人非寡也其土沃衍多水泉禾稼豐登食非乏也欲入其國者必循臺灣港六耳門諸港而進苟不由其道非石能觸舟則沙能膠舟其舟扁小能支風破浪名曰艍其地止產穀食

竹木等物其絲紬油釘藥材茶紙則皆仰給於內地

廣西 廣西總督于時躍疏稱粵西遐荒僻處萬山之中接壤滇黔毘連交海而幅幘寥闊且係猺蠻雜處之鄉誠與腹裏省郡有間也通省所轄九郡設巡道五員桂巡道所轄九屬州縣猺獞不時出沒其府江險要之區延袤甚遠接連懷賀八排素稱賊藪必資專設巡道以重彈壓梧巡駐節鬱林兼制北傳興陸地方枕近東甌奸宄易伏勢必專賴控制以時消弭至左江巡道駐劄南甯兼轄四郡而夷情叵測土司雜處實猶戶樞之扃鑰右江巡道駐劄賓州兼轄三郡而狼獞伺隙最難馴治洵屬邊境之屏藩

廣東 康熙四年廣東總督盧崇峻疏稱粵東山川形勢大約窄於南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靠北一帶山縣土瘠向少稻粱之田靠南一帶水沃田腴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富者資於南之海濱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江西 順治十八年八月兵部議得南贛窮巒邃窟奸宄易匿厯代以來相繼作祟誠欲弭盜安民莫善於把守險要瑞金縣之羅漢岩甯都縣之小田巔縣之曲村均村雩都之石含崗平頭砦龍南縣之東桃營石城縣長甯縣興國縣之蓮塘營前地方白羊坳上游縣之營前以上十三

處調防官兵事宜均應如該撫所議 按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鄖陽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南界南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奸宄易聚故江西湖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

湖廣 順治十七年科臣成肇毅疏稱湖廣鄖陽一府筦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沂江而下直達荆湘地形便利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獷難理自前朝以來常多盜賊故特設鄖陽撫治一員駐劄郡城所以彈壓鎮撫責以除盜安民任至專也 康熙九年吏部議得湖廣巡撫林天

擎疏稱武漢黃三府地濱長江議復守武昌道一員兼管
武漢黃三府事務駐劄蘄州使之上下兼顧再荆安德三
府議復巡上荆南一道駐劄荆州兼管土司屯民人等而
鄖陽襄陽數省交界兵民雜處之區亦應復守道一員駐
劄鄖郡兼管襄陽凡地方一切緊要機務俱責成道員就
近整飭 又偏撫盧震疏稱如岳屬之澧州逼近湖山今
應設一道管岳常二府所屬地方仍駐澧州如辰州沅靖
界接川蜀黔粵地稱極邊宜設道一員駐劄沅州統管辰
州沅靖所屬地方再若衡永郴州所屬地方以上三道俱
道一員駐劄永州管理衡永郴州所屬地方以上三道俱

係要隘急需實裨益於衝邊等語均應如其所請

四川 康熙七年十二月川撫張尙賢疏稱查故明時咸稱成龍並嶠聯絡威茂左近卽係西番牟力隴木等處蒙古夷蠻雜居委係邊疆緊要之地見設有松潘漳臘疊溪等協營羅列邊防至於建昌各衛孤懸番蠻之外嘉眉邛雅敘馬廬永甯一帶皆係崎嶇高叢之山接壤天全烏蒙打箭爐盡是蒙古部落設有建昌永甯峩邊馬邊黎雅各鎮營羅布邊防其重慶遵義接壤滇黔環統皆係土司猺蠻內多改土設流尤爲力疆要區設有重夔巫山黔彭各鎮營以資彈壓而保順潼等處山棧雲連土司環峙東南

界入際平西北直底金川壩底設有一鎮數營各防其地
昔稱蠶叢鳥道一夫當關之要隘是全川處處實屬急邊
在在皆係要疆

貴州 康熙四年五月平定水西奏捷疏稱南方蠻種惟
滇黔最多而貴筑土司獨水西最大按水西古號羅甸鬼
國相傳始自唐堯明臣王守仁辨爲傲象遺裔雖未詳孰
是大都享有茲土傳襲已深生聚相沿至漢浸大厯唐宋
元明之世日益以蕃緣其地廣族多遂得雄長諸郡迺稽
往代叛服無常三省接壤苗蠻莫不懍承頤指此於滇爲
咽喉之病於蜀爲戶牖之狼於黔爲盤結腹心之蠱毒也

先是故明天啟年間蠻長安邦彥搆發難端致困黔一載
城中殺人爲食市街壘骨如山酋首西寇馬龍志欲洗兵
滇海東抄遵永更圖牧馬成都是時六詔如坐井中聲氣
經年阻絕滇人不得已之計乃請開間道粵西往事之害
如此顧當年曾調六七省士馬費千百萬金錢以勦矣先
後二十年竟未能克邊臣失策始以撫終以叛馴致蠻蝕
滋長養成驕大由此負尉陀王粵之志懷夜郎小漢之心
蔑視紀綱全無顧忌至我

朝開拓黔地安坤荷寵獨優詎期吠堯之狗頓生變志謀
禍封疆在事諸臣奉張天討之靈直踏老狐之窟渠魁斯

繫黨羽全芟是役也告成事於一年銷憂危於三省良以
凶蠻餘孽至安坤而罪始盈科顧如屢代難除俟我

后而功收伐暴惟是武功已奏京觀已成土其土而人其
人斯盛世開疆常典設流之制請得而陳之全黔十郡提
封要不過中通一綫此外則皆生苗部落是故有常之賦
無多誠以水西截長補短較之約敵全黔十分之六今裂
其土以爲郡撫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許軍糧聊佐公家萬
一之計卽黔之爲省亦得稍展幅幘是向之禍黔者今且
以益黔矣此則全盤形勢之概也查水西地有十一則溪
度量延袤之形其地可置四府州縣但恐大創之後人民

死損甚多兼值草昧之初一切尙難臆揣今應先設三府以試其治可耳擬將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大方將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設爲一府建府治於水西城各領以流官知府悉隸貴州布政使司倘後地廣人多三府難治或應再爲添設當另議具題此則創制設流之概也若夫應設官員與其冗也甯簡但期足供職事而已除原設分巡畢節道原以控制土司今水西已平應將該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兼管永甯赤畢等衛駐劄比喇外其三府謹擬每府各設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儒學教授一員內比喇一府

再設推官一員承理三府刑名大案俾有責成庶綱舉目張事無缺略於是乎列郡之制以成至於酌時宜以定賦因地利以科糧與夫衙門經費之需郵驛夫馬之額此當徐爲措置次第奏聞此則建官分治之概也 又疏稱水西平定設流惟是猺苗未降者尙多非恃兵威何從懾服擬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鎮每鎮設兵一千四百名共用兵七千二百名俱從局內通融爲數亦簡是黔土加舊而兵馬未增此措置之計也 後以比喇爲平遠府以大方爲大定府以水西爲黔西府新設三鎮亦照府名設立分巡畢節道改爲整飭三府分巡貴甯道後又改爲分守

平大黔威道專轄平遠大定黔西威甯四府烏撒畢節赤水永甯四衛所兼制四川鎮雄烏蒙東川三土府駐劄平遠府 六年十月查新設平大黔威四府共人民一萬六千一百四十七戶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零地六萬六千四百一十畝零該征米三萬七百十九石二斗零菽五千三百十二石八斗零又平大黔西三府每年約征稅銀八百五十六兩零 貴州督臣楊茂勳疏稱貴州一省設在萬山之中惟有官道一帶爲設立府州縣衛民居之所此外悉係深岩大箐苗蠻穴據有名無姓言語不通罔識彝倫不知理義凡有怨忿爭競不知前赴衙門告理少

一不遂卽父子兄弟婚姻立便持戈相殺彼此子孫報復不已今使苗民爭殺一體追究此自

國法當然但在零星散苗旣無定所若在頭目懼事恐怕官府追論縱容殺人之罪必且逃避深山潛匿不出若果抗違至此勢難姑容必須遣發兵馬搜捕師旅一動窮日累月展轉追尋未有甯止臣愚以爲黔地苗蠻委與腹裏地方百姓不同則治之之道不得不異果爲哨聚劫殺侵犯地方者一面發兵剿除一面據報具題外其餘苗民與各苗在山箐之中自相仇殺死傷未嘗敢有侵犯地方者合無許照歷來治苗舊例令該管頭目講明曲直或願抵

命或願賠償牛羊人口處置輸服申報該管衙門存案蓋
苗人重視貨物輕視性命只此分斷亦足以懲而坐收不
治之道

雲南 雲南巡撫袁懋功疏稱滇省九井年該正課銀一
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九兩二錢六分內除小盡無徵銀六
百四十八兩一錢零實徵銀一十四萬四千一百六十一
兩二錢零又各井公費商稅雜款實徵銀二千二百一十
九兩四錢零共銀一十四萬六千三百八十兩七錢零

督撫

呂坤曰一省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

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督撫則拊綏之者也樹
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榮獨不收寇盜不
息奸暴不戢衙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
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
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
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急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
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
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一省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
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督撫安所歸咎
耶

布政司

呂坤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橐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其司名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布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協分守四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著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催科以革積弊停

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苛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奸僞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劫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憐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叅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

按察司

呂坤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行秋令蓋熏蒸氤氲之氣至秋始清發生長養之機至秋始肅察奸刑罪蓋瘴惡之

司也後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乃事權歸兩院而體統屬三司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乎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奈何按察司獨謂刑名乎

提學道

呂坤曰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

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廟堂海宇之所羅列社稷蒼生之所付託其施設措置都是一夥秀才不知在學士習但看居官仕風官之無良學之無政爲之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督學使君又將誰歸咎哉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亦須並無違礙里老鄰佑保結

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祖宗時數以濫保殺人矣故所保結者皆身家無礙者也士而至於身家無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服補官仍取保結則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強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強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

守巡道

呂坤曰守巡兩道非爲陪巡設亦非止爲理詞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劫竊鬪殺貪酷奸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

理故每省四面計近遠分守巡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
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
冤枉不伸奸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
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畜不蕃
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
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
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
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
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
民安入其疆無愁嘆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謂之

稱職 吏部疏稱各道之設因布政按察管理一省事務
地方遼闊其府州縣有錢糧宜清察詞訟宜詳讞以及鹽
法水利屯衛錢糧等事勢難兼顧故設有參政參議副使
僉事等官分守分巡駐於各府後因地方多故兼領官兵
於是巡道有整飭兵備之名今詳閱

勅書底稿及缺冊所開載巡道之責除管兵職掌不開外
尙有招撫盜賊勸墾荒蕪嚴禁濫征侵佔詳核荒糧逃丁
察報官員賢否催發糧餉修濬城池積聚糧草問理刑名
禁革奸弊飭核驛傳事務其近邊處所修繕關營墩臺整
頓器械修蓋營房倉庫等項職掌非僅管兵一事也 督

捕理事官郭廷祚疏曰我

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令文統
乎武其寓意良深近奉新令文武不相統屬其優武之意
可云甚盛然其中不能無弊者武臣職司兵馬而兵馬驕
悍易至害民向屬文臣統轄畏其糾察猶必申嚴紀律若
不相統轄則司文者止得理民雖兵爲民害亦不能禁司
武者惟知愛兵雖民受其擾亦不加恤以致大盜橫行劫
財傷人民生不安武臣有捕盜之責諱而不肯言文臣無
兼轄之權知而不敢問縱容隱忍患將日甚

鹽運司

呂坤曰鹽運之職上不病國下不病民中不病商而後爲良法近者運司所行於商未嘗不惠於國未嘗不急而於民似不暇及矣 明時派引之法無鹽州縣盡派商鹽不許產鹽地方越境私販產鹽州縣先儘土鹽如果不足民食量派商鹽蓋天時有旱潦而地土有燥溼如果土鹽缺乏民用不足許鹽商不到地方各產土鹽州縣自相通融

知府

呂坤曰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民籍則屬某縣軍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

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督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僚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已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

修政者昏不察奸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劫公行者奸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愼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亦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辟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辟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輯而措置之尙

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
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奸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
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
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
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
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灇灇雨潤知府之職
不當如是乎

同知通判推官

呂坤曰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
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

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

知州知縣

科臣吳國龍疏稱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地土原荒蕪人戶原逃亡謂之荒殘有兵馬常經過差使常往來逃人餉銀常應解謂之衝疲有地土原成熟戶口原加額謂之充實有不近大路從未殘破謂之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矣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如荒殘者先開舊有荒地若干頃逃亡若干丁自本官到任三年內墾荒若干頃增人若干丁衝疲者必開自本官到任三年內支應過幾次兵馬差使不曾擾民遞解過幾次逃人

護過幾次餉銀不曾失事其充實簡易者雖中材亦可臥
理地無可壅止有人丁當增則以操守廉靜爲先必開自
本官到任三年內錢糧有無加耗行戶有無騷擾刑名有
無苛罰除弊政幾件揭送衙臺幾人修理水利幾次尤當
嚴爲斟酌如此則按冊而四方之利病可以周知觀政而
有司之賢否可以細辨核實政以爲優劣論地方以爲陞
遷 大理寺少卿上官鉉疏稱臣以爲百姓苦矣而與百
姓最相親切者莫如守令乃守令之苦與百姓無二也一
守令耳府廳轄之司道轄之督撫又轄之層層管轄之人
大半皆層層剝削之人守令之層層受其剝削者卽百姓

之層層受其剝削也官民交困事非得已而受病之根總不離私徵私派之一節前此言路諸臣未嘗不極力指陳而究不能革其萬一所以然者以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百姓州縣不敢言區區百姓又誰敢與上司州縣抗而輕發一語以招尤上下相朦入於膏肓蓋謂此耳明臣呂坤曰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守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稱我以父母望其生我養我者也故地土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

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
愚朴受害我爲翦之嫖風賭博扛幫癡幼我爲刑之寡婦
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劫竊民不安生我爲弭之
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
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
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
爲奸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
狼虎吾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
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遊手間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
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

訓之士風學政頽敗廢極我爲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
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眾黨惡主謀
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
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
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讎我爲去之使四境之
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
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
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
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謂眞父母

州縣佐貳

呂坤曰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守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奸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簿籍之清查欲明欠少欠多不要胡敲亂打比較之規則要定正名正戶不許代納陰侵里書之弊不妨察見淵魚阜快之奸切莫縱令吃鰕須是常例革而後法令行要知分別明而後鞭扑少清軍者須清本戶莫賣放本戶卻著隔里同姓含冤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卻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不分貧富俱分有力稍力以奉承受富勢囑託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

耳輒聽阜快支使一吞其餌則猫鼠同眠性慵任左右通
同一入其籠則雞犬受害至於私接呈狀濫罰紙紅擅作
威福重用拷掠署印則隨事科差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
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

教官

呂坤曰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
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
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
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今也無論教以修己
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幾人昔

曹月川先生端曾爲霍州學正規言矩行崇德尙賢士皆濯心礪志恥其生平期年之間意氣交孚而聲容半似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上疏爭之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沈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養賢待用作人有功方免素餐夫乘田委吏須稱牛羊會計之職擊柝抱關當盡譏察啟閉之事教職雖微豈擁虛文而備冗員耶

弟子

呂坤曰舉世衣冠往往通用惟有生員衣冠皇祖特爲留

意襴衫之制中用玉色比德於玉也外有青邊立素自閒也四面攢闌欲其規言矩行範圍於道義之中而不敢過也束以青絲欲其制節謹度收斂於禮法之內而不敢縱也絛總下垂絛者條也心中事事有條理也團領官服以官望士貴之也惟有頭巾制度未定一日皇祖微行見士戴一巾問此何巾曰四方平定巾皇祖曰四方平定必須民安乃將巾前面按一掌作民字樣遂爲儒巾曰朝廷養士本爲安民以作元服首重之也故今時儒巾倒過來看隱然是一民字其兩飄帶則頭角未至崢嶸羽翼未至展布欲其柔順下垂不敢凌傲之意云 公論出於學校古

人稱學校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清苦正直也近日學校豈無公論之人但有一種浮薄之習以愛憎爲毀譽以口舌代戈矛意所不快造作謗言寫帖匿名或無水而起風波或因小而張重大或聚談人家是非或編起同庠綽號此等士風最壞心術 士平日自愛重人未有先侮士者卽士爲人侮一士之口足以訟一人卽其人該滅族之罪一士之力足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明正典刑況天下處處衙門自有重士體面乃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或一士見陵於鄉黨則通學攘臂爭告於有司或一士見辱於有司則通學抱冤奔訴於院道不知經史果有此

道律令果有此法否乎夫斯世之人未有孤立而無類者一民被刑則百姓聚擾於公庭一卒當誅則三軍聚擾於帥府下至於工商吏卒里老無不各有同衣無不各重同讎勢必至於私黨橫行紀法盡廢此大亂之道也

科甲

呂坤曰世俗談榮貴無不豔羨科甲中人而科甲中人亦以此自豔羨小而郡邑肯造福於萬民何事不可行大而臺省肯建白於天下何志不得遂極之而八座九列肯留心於社稷蒼生何功不可樹嗟夫扶世運者吾黨壞世道者亦吾黨也夫賢者樹名節礪行檢彬彬有人至於藉地

步之榮逞恣睢之欲有奧援者三窟之兔恃廣與者百足之蟲爲守令則泰然肆於民上而安養教化全不舉行爲監司則安然渾似閒身而民生吏治略不關情惟奔走俗塵僅了簿書以塞目前之責爲撫按則侈然惟知尊崇而官常民隱漫不精察但交結津要收恩避事以保富貴之身智巧習成當嫌怨雖係天下國家之安危忍於推諉虛彌套熟患得失雖論至愚不肖之流品謬謂賢良立朝旣已無聞居鄉又復多罪或強買田宅或陵逼債息或囑託官府或把持市行或縱子弟僕隸橫於鄉鄰或恃知舊衙門快心讎敵或阻抗錢糧或濫希優免或多役人夫或討

占便宜州縣畏其憑社莫敢誰何監司恥其負塗無能拂
逆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鄉善俗又云出爲名宦入
爲鄉賢彼衣冠名器豈爲惡之資耶

貢士

呂坤曰國家恩典惟養士爲最隆一入庠序便自清高鄉
鄰敬重不敢欺凌官府優崇不肯辱賤及至廩膳年深貢
之國學旗牌路驢半於科甲平日養育是朝廷耕鑿時今
日選用是朝廷飲食時不信國家養賢用人以爲參養我
七尺之軀爲士優我以廩餼作官食我以俸祿始終只爲
我身哉一生有資於黎庶百歲無功於朝廷蠅營狗苟只

爲身家有道者必不然

官恩例貢

呂坤曰昔者汲黯以父任霍光以兄任卽今官恩生也張
釋之以入貲卜式以入粟卽今例貢士也此四公者人品
何如近世詆以蔭得官者爲參養之子以粟拜爵者爲銅
臭之夫不論作人何如但以出身相訾何見之俗也抑此
兩人者不自愛耳藉門戶之光幸冠裳之易華衣鮮食佚
遊宴樂田宅亭榭是貪珍異器物是好安富尊榮坐銷日
月文學政事漫不留心及授之政帶富貴氣習者倔强不
諳世務而恣意見以亂官常念程路無多者闌茸不奮精

神而縱貪婪以誑吏議則誰之咎哉

庫官

呂坤曰庫官吏之弊有三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盜以虧公帑故收受時打點重則收輕打點輕則收重出放時打點重則折少打點輕則折多甚者打點不到見三五次不收候十數日不放當事者坐轎出入盲然無見伺候者道傍號呼哀爾不聞如此下情似當念及且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

而眾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託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皆緣在下者借公帑以奉承在上者借公名以支取黏帶含糊乘機作弊倘官若廉正則關檢自嚴左右自畏安敢行私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椿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卽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椿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合天平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卽填庫收一面卽押印信秤兌既畢當

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彼庫官吏雖怨而無辭羣小欲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

司獄司

呂坤曰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當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未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病疾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梏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

稅課司

呂坤曰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徵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欄及集頭老人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笮簞匹布上街擔篋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旣稅店又稅油屠行旣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鍼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眾家之內安自己之身天災人禍豈肯寬饒

驛丞

呂坤曰做驛丞大使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扣還致貧夫常受飢寒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而站錢多入囊篋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矣

巡檢

呂坤曰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關防詐僞弓兵要選精壯槍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

奸徒不敢公然來往如此三年方爲稱職

倉官

呂坤曰倉中之地務使乾燥上防雨溼下防水浸瞭窗常要透風又要編竹小孔以防雀入牆壁常要堅塞又要鋪板糯灰以防鼠盜盛暑連陰之月稟討官鑰將穀翻上倒下務使薰蒸溼熱之氣得以宣洩每歲如此三番米穀自不紅腐至出放之時升合不欠出納之數冊籍要明如此做官人人都作頌聲事事都顯能幹上司自然喜悅前程自然遠大

吏品

明臣呂坤憲約 一朝廷設官本以我從民非強民從我
故曰從欲以治又曰同民心而出治道一切舉動須先謀
及士夫謀及閭閻必眾謂當爲然後修舉必眾謂當革然
後改圖又權利害之大小念興廢之始終若意雖愛民而
不合人情拂眾以始禍心實爲善而不諳事勢妄動以擾
民或信堪輿禍福輒興不急土木罔恤從事之勞或因一
二詭隱便欲槩縣清均又滋無窮之弊諸如此類不可殫
述雖於品格無虧實於生民有損是曰喜事之吏
一政體主於寬厚政令全要嚴明故君子之德風坐於一
堂而四境之內善良氣伸奸暴股慄四境之外盜不入疆

民皆復業者風之謂也今吏之貪鄙者姑無論卽有存長厚之心鞭扑不事嚴狷介之守苞苴不通豈不仁廉君子哉然而吏書爲奸弊端叢出阜快肆虐詐索公行指賊者拷掠徧於閭閻行暴者毆奪橫於市井剽竊滿路雞犬不甯追呼盈庭農桑盡廢如彼木偶在堂旣不能爲柔良出一冤氣又不敢爲奸宄發一惡聲堂下誼譁無復一毫之懼案邊撥置不殊眾楚之咻郡邑安用此人爲哉是曰昏庸之吏

一近日民窮財盡百姓但存皮骨苟軫飢寒困苦之念自無豪奢愉快之心彼浮夸者酒席欲其豐美又好張筵下

程極其整齊又濫餽送金鼓旌旗滿路詫兒女之懽聲絲竹劇戲誼筵競俗人之好尙或爲身家之奉百事求精不遂則恣行捶楚民有因坐褥圍裾而賣兒女者或徇耳目之欲動輒修造不足則橫肆科罰民有因建館修亭而喪性命者古帝王露臺惜金蒸羊念費孰非百姓膏脂乃欲悅吾耳目誇張侈大縱欲殃民是曰耗蠹之吏

一朝廷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且環郡邑士民無貴賤大小婦人孺子皆稱之曰父母公祖謂其子孫我也爲有司者果能視小民如兒女知癢知痛見飢寒困苦者酸鼻痛心如自家子孫失所見昏愚兇悍者撫膺頓足如自家子弟

顓蒙汲汲皇皇既有此美意晝思夜想何患無良法書云
心誠求之不中不遠雖曰才短不短於婦人事卽難知不
難於赤子但問此心誠與不誠耳近日有司見百姓困窮
盲爾全不動色聞民間抑鬱衰然了不關心所謂君民一
體好惡同情者豈徒泰然尊於民上而已哉是曰木痺之
吏

一廟堂之事備於郡邑故一日常萃百責萬姓賴我一身
卽日宣上德不無戴盆之民日達下情猶有向隅之泣縱
使政簡地僻豈皆事理民安夫怠心一生則無所不已留
心一想則何事曾行乃有心不關民社飲酒賦詩口不問

農桑飽食高臥斛斗秤尺任民大小輕重文移簿書任吏沈閣耽延上官之牌票屢催常不入目下民之繫逮累月多不甯家憲綱呈送所以驗政績也何曾體認憲綱而前件項下不曰見今則曰並無須知領來所以示法守也何曾細看須知及大察到時或捏遵行或捏完報百事無成四境不治是曰惰慢之吏

一有司冷面冰心正大公平然後上可以對天日下可以信士民命也加派窮民便宜豪猾催科寬士夫之包占聽斷受貴達之囑託甚者以勢力之大小爲曲直以人情之炎涼爲出入使柔良抱冤貧賤負屈藉法市恩難俾人心

之服徇情報怨益傷天理之公收顧忌以保官民抑鬱而受誣豈容於堯舜之世哉是曰柔邪之吏

一郡縣之政非爲國則爲民監司於郡縣無非督以爲國爲民之事其實心實政有司上之所責成正彼之所欲自盡者也見合則意氣相孚共求底績見不合則反覆呈請務俾宜民彼粉飾彌縫者則不然文移隨故套申呈意念不及簿籍任吏書填造耳目不經操持本有玷也而報十
一羨餘以明廉政事本不修也而借三五條陳以塞責謂
萬民作頌不足以當一二者之失權也惟於津要傾心卽
怨聲載道豈能徹於九重謂一意忠誠不足以致當事者

之見悅也惟於聲華極意卽實政不修誰曾綜核一事眉
端妝束文采燦然可觀口語安排應對犁然可聽公差人
一至庭除無不厚結面生者入其關市戒勿容留甚者僞
開政績令父老達之鹽司嚴守街衢禁諸人不許建白日
夜苦心積慮全與百姓無干下民怒不敢言上官稱不虛
口朝廷安賴此人爲哉是曰狡僞之吏

一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等於二大六合之事任於
兩肩須有正大胸襟勁直骨力禮節所在不亢亦不足恭
議論所及不激亦不詭隨此非以干名犯分傲物陵人持
己之道當如是耳若奔走以爲恭奉承以取悅觀眉睫爲

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爲從違惟徇喜怒鑽刺勢力門牆
開創污辱徑竇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
曰調諛之吏

一自教化陵夷頑悍成俗衣食缺乏姦盜滋多此不獨百
姓之罪也故爲民父母之道不曰樂只則曰豈弟不曰慈
眾則曰親民蓋雷霆霜雪在法司而雨露陽春在守令如
有異常奸暴四境寒心久慣刁頑萬民切齒者間用重法
以懲首惡甚者申呈遣戍益見法紀嚴明有何不可至於
常犯自有常刑要在以刑罰爲教化於撫字寓嚴威而已
彼尙霸政者性旣善怒心不耐煩常事撓攢動輒夾扛一

出門外不似人形一入獄中或登鬼錄是曰酷暴之吏
一一塵不染廉士所難予不敢以苦節望天下但念一切
公用既有綱銀加以額設之餘截長補短無礙之費送往
迎來苟不私諸囊橐尙無玷於簠簋惟是犯人本無力也
而強問有力賣兒女以完單問罪旣納銀也而分外罰銀
變產業以銷票王密之金託腹心過送貧而理直者吞聲
虞叔之璧借題目索求富而身卑者重足條編款款議銀
旣徵銀矣又分外有里甲之費怨徹閭閻夫馬日日供役
旣力役矣而僱募無給領之時謗聞驛遞官價買物明旨
屢禁也旣減值而又賒之甚者分文不給無異明誑貧者

賣貨所賺幾文也既應行而又稅之甚者杈帶亦抽何殊
白奪蓋眈眈入目而事事垂涎有不屑道者是曰貪鄙之
吏

官評

余自強曰衙筭中置有官評底本其底本自太府而下人
各二葉小官各半葉凡所聞見或從招詳中得者或從賓
客士紳中言者或從百姓輿隸中得者有好事卽註之有
錯事亦註之日訪月積不半年而盡是新聞矣 廉訪官
評無他妙法只是以無所不問爲主近而鄉紳遠而過客
下而百姓又下而衙役輿卒皆可訪之人可問之處也但

問百姓恐防仇口問衙役恐防私譖問鄉紳士夫又恐其非端人正士須要兼聽而博訪之。州縣官開報雜職官評不但事實考語多所混淆卽年貌一節亦有註不肖似者故凡遇雜職來見卽刻在所遞腳色內註定年貌務要逼肖途中迎接遞手本時卽問以數語或問以一二事細觀其人之小心能幹與否亦可得其大槩隨將年貌才品筆註手本上候到署卽載之底本中其才守又加細訪如此則人人不差。凡遇兩院用人須是預先萬分廉訪如眞不可容者方不得已而用之如尙有一事足取便未可草草送揭蓋人之功名卽己之功名甯失出毋失入可也

豈惟州縣正官而上卽下至倉巡河驛彼雖以么麼出身亦從辛苦得來間關至此故開註小官劣考須要查其某項出身某省路程遠近若其官冷淡便未可輕開劣考恐彼盤費不足或爲他鄉流離之鬼則吾輩積孽造殃無毒於此筆鋒者矣楊子坡嘗令家人易一倉官考語家人倦之子坡曰爾勿以此人爲倉官此人一家妻子望之僮僕衣食倚之乃彼家所視爲吏部尙書者也嗚呼先賢之言如是操官評者思之 人以品爲上守次之才又次之品不必言矣若才守俱全上焉者也儻有守而才不全與有才而不傷守者此皆實樸之士功名之人亦上焉者若有

守而全無才此雖非卓異之品亦當憐而獎之開而導之
若才守俱無此雖非良吏然尙當視其害民之淺深橐匣
之多寡而斟酌之何者無才之人毒民未必太甚只衙役
爲害耳惟無守有才奸貪棍猾此等取盡錙銖敲盡骨髓
民間蠹賊不可不除

衙役

科臣胡悉甯疏稱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總督巡撫織造鹽
倉茶馬司道府廳鈔關倉廠抽分河道部差總副參遊文
武等衙門書吏承舍門皂壯快以及聽用材官軍牢等役
併各衙門經制之外投掛衙役名色串同招搖倚借勢力

挾制官府反嚇小民抗糧免差惡習種種難述且凡衙役之兄弟宗族親戚又莫不倚借衙役包攬其一切糧差亦復公然抗免殆非一朝夕之故矣茲當新例森嚴之日錢糧紳衿不敢復欠在衙役未有不欠者差徭紳衿不敢復免在衙役未有不免者衙役名不入紳衿之列而實混雜於小民之林其用勢過於紳衿其急公遠不逮小民州縣各官非不知此輩積惡上虧

國課下累窮黎而卒不聞有以三尺治之者謂以上各衙門皆係統轄上司恐治一上司之衙役威不加等而重獲罪於上司則禍患可立傾也是以有司畏上司之威權不

得不曲徇上司之衙役從來州縣等官敢揭叅抗免包攬之衙役者曾幾人幾疏豈本官盡皆執法衙役盡皆守法無非上下和同彼此未便之故耳

兵部員外郎蔡兆豐疏稱民窮由於官貪官貪由於吏蠹故除蠹爲懲貪之源而懲貪卽安民之本近見督撫司道府廳不論錢糧詞訟大小事件動輒差役到縣在督撫則謂之承差在司道則謂之差舍在府廳則謂之快役總名曰守提而本縣奸惡經承互相關串提錢糧則勒拷里長提詞訟則鎖禁犯人爲事之家未及見官而身家已喪矣蠹橐已盈又橫加支派不曰打點衙門則曰齎送官府貪

官受其穿鼻視同腹心小民受其魚肉畏如豺虎縣官心知而莫可誰何百姓飲恨而無由申訴邇來直省生民無不失業而此輩席重勢擁厚貲莫不皆然及至稔惡已極積怨已深遂皆逃匿京師竄入各部院充當書吏甚至於援例納銀希圖官職者此等不除接踵而至欲民之得遂其生豈可乎

明臣呂坤曰衙門及鎮店鄉村各色人役皆食民以自饜虐民以自逞者也多一人則民受一人之害減一人未見廢一人之事彼其憑城勢假虎威小民豈敢與角卽有被其害發其奸有司豈肯與直哉一失衙門之心終身之懼

但傷一人之體眾人之讎此牢不可破之弊也爲民父母果欲子惠烝黎則清戢衙門最爲首政信崇左右是曰極昏且如阜隸止爲行杖把門執爻清道編審正額不爲不多掛搭綽攬可不嚴禁快手催促急事防護遠行足用而止至於青夫提鎖接遞老人聽事陰陽之類各查其事食果否相當勞逸有無均適門庭倉獄守夜巡風應否添撥火夫公事差發公館修葺會否類及街民冗者應革則革累者應優則優務令無偷安肆志之人無獨苦重勞之嘆此衙門之清也各里既有老人里長又有地方保伍又有總甲小甲又有邏官堡官又有集頭老人一家而數人管

束一事而亂接單票錐末之過張聲勢而詐錢財瓶儲之家指呈報而嚇酒食懦夫蚩氓望公門如隔九閭衙虎里豺通氣息如出一鼻豈無抱屈鳴冤不過賠錢受辱蓋護庇衙門者庸吏常情壅蔽有司者奸黨積習故與其防之也不如省至如約正副保正副往年皆用貧無賴者故屢犯屢應僅同僕隸今選保正副皆殷實自愛者爲之選約正副皆老成有德者爲之得人誠難是在賢明有司經目留心鄉甲百姓連名公舉耳舊堡官賢卽以堡官爲保正舊總甲可卽以總甲爲甲長惟居之遠近是便惟人之賢能是求公事不必排班聽委朔望不必作揖升堂無事不

必回呈遞結此閭閻之清也中外若此肅清而賢守令總理於上時稽其奸弊常振其廢弛又禁巡邏兵壯一切擾民擺路槍夫百凡動眾如此而小民得一日息肩則得一日奔走衣食而差糧亦易以辦納矣

政學錄卷二終

